

隱桓莊閔僖

至十五年

春秋折中

傳

六至十

三



口七12
1.436
3



門口 12
卷



春秋稽古卷四十

白王和 安藝 平賀 晉民房父 著

折衷六傳一

隱公

元年元妃

折衷曰書曰元首康哉又曰民非元后何戴禮曰一人元良
文言曰元善之長也此元首長之義凡稱元妃者不多見焉
經又書夫人子氏薨故特言之以示首夫人也杜預云明始
適夫人文亡害然其意仲子稱夫人而孟子是姑聚則仲子
非嫡故宣元妃示之蓋據爾雅詰以元為始也

姑聚恐始聚

言

孟子卒

折衷曰禮緯云庶長稱謚凡緯書之言不可信也或云女子之長曰孟魯有伯姬亦非也杜云不稱薨不成喪也若在經則然也凡傳不拘安得為不成喪又云無謚先夫死不得從夫謚雖先夫死而惠公今亦死何不可追稱謚隱桓未死猶稱謚且既葬則何無謚秋例云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謚以其所屬詩稱莊姜宣姜即其義也此大非也婦人皆有謚故傳於魯皆稱謚如穆姜文姜哀姜是也於他國不違稱謚且見為其公之夫人故以夫謚奉之而猶有周景之穆后晉襄之穆嬴何謂無謚乎詩之莊姜宣姜亦為莊宣之夫人也婦人無謚經無文矣孔穎達妄以謚為非禮其所據引周禮云周禮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止賜卿大夫不賜夫

作婦
夫人之夫當

人則婦人法不當謚此豈可為證乎此承上孟子疊字法文體本然且與下文仲子相映比故不舉謚因又稱卒不言薨於文皆不得不然服虔云嫌與惠公俱卒故重言之何有謙非也

生桓公而惠公薨

折衷曰杜云惠公不以桓生之年薨此固然但以慶父為庶長故言之隱公曰為其少也我將授之乃知隱公末年桓公不過十四五且傳言之見其幼要非隔遠者

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杜預云為桓尚少是以立為太子帥國人奉之

折衷曰是字指桓之少立字屬隱公言以桓少之故隱公立

為君而奉桓為太子也文理焉有異論杜泥撰字以立屬桓
此處太子可以立言乎且隱公朝廟告朔朝聘會盟儼然國
君豈得曰撰邪故歐陽修極論隱非撰然以傳曰撰也為誤
不善讀左氏之失也隱公其心以撰自居故不行即位禮故
策亦不書之故以撰明之如真撰則何即位之有傳奚言不
書即位凡儒者不知所以隱奉桓其本不知適庶之嚴與仲
子為適也皆由不審古焉○經傳別行後以傳附經而分
割傳文大致無謂焉杜不知之故此亦云為經元年春不書
即位傳此本至不書即位撰也一款文豈其然乎今別經傳
復舊於是脈絡貫通益見其妙或曰杜預氏附之

及共叔段

折衷曰杜以晉侯在鄂曰鄂侯為證正義云賈服以共為謚
謚法敬長事上曰共作亂而出非有其德稱糊口四方無人
與之為謚故知段出奔共故稱共按春秋卿大夫之謚豈必
稱於德乎作亂而死亡如崔杼欒盈皆有謚段終身於共則
應如鄂侯然是年公孫滑以衛伐鄭則似叔不在鄭境而或
死或亡者殺之落著傳不言唯有糊口四方之言共若他國
他邑縱終於此非可稱於段者諸不知其實故今且兩說並
舉以存疑

莊公寤生驚姜氏

杜預云寤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林堯叟云如此當
喜何得復驚而惡之史記云寤生之難是也此當為難生

故武姜困而後寤。

折衷曰：林據史記生之難，為此解。然史記生之難，非叙寤生之字，但以叔段為易生，莊公為難生耳。蓋以意言之，凡史記粗鹵不一，不足據。

林西仲云：寤生當屬莊公，疑莊公將生時，橫卧于產門，久方得出耳。

字

折衷曰：此亦以意言之。寤字何所見，橫卧于產門，非也。

吳元滿云：寤當作造，音同而字訛。造者逆也。凡婦人產子，首先出者為順，足先出者為逆。莊公蓋逆生，所以驚姜氏也。

傳遜云：杜云：寐寤而莊公已生，愚謂果爾，則生之特易，姜應喜，何為遂惡之？且后稷之聖，其生如達，如寐寤而生，則莊公

惟當作惟

聖過於稷，豈理乎？或云：難產困而後寤，則當云寐，不當云寤也。史記云：生之難，則亦以意言之。於寤生二字，無解。惟應劭之說，兒隨地能開目視者為寤生。於二字既明切，於下驚字亦相應，故從之。

櫟下老人云：今北方難產者，落地無聲，若熟寐然。以火氣薰接其臍，或從旁擊鏡，以引其聲，始能寤，謂之草寤。十只有一二生全，頗使人驚。寤生即是也。

折衷曰：諸說中，惟應劭、吳元滿為近理。但逆生，世間多有焉，何必惡之？且雖音同，何以造為寤，非也。凡兒隨地，即目自開，不知其見不見，但轉睛向明而視者，不經數日，則不能也。此余所親驗也。今莊公生而視其母姜氏，悚然驚怖而惡之，甚

切於事情。今從之。櫟下之說。頗使人驚。恐其死也。何遂惡之。且當云寐生。不當云寤生。因草寤之言。反之。固云若熟寐然。草寤。則謂治之。非謂其生也。凡此等之事。有奇說。則後進競相唱以誤真。故見聞所及。煩舉而詳辨之。他皆效此。○傳氏難杜云。后援之聖。其生如達。如寐寤而生。則莊公聖過於援。豈理乎。傳說非理也。后援有聖德。故生如達。非以生如達故聖也。夫生如達。世多有之。豈皆聖乎。餘久序錄所引。如前秦蒲洪。後不禿髮氏。其生寐寤而已生者也。豈謂無之乎。又難林云。難產困而後寤。則當云寐。不當云寤也。此不得抹意。蓋莊公生甚難。而昏瞑。昏瞑寤而後生也。此雖不與於本義。後學亦不可不知也。

愛其叔段欲立之。

杜預云。欲立以為太子。

折衷曰。杜意蓋以武公在。故以立屬太子。然武姜欲立以為君也。欲立者。意欲之也。不可以武公在否。既太子則為君。不言可知。然此之立。安得為太子。且古立太子。其言甚希。

制嚴邑也。虢叔死焉。

杜預云。虢為東虢。君也。鄭滅之。

折衷曰。杜據國語為說。正義又以傳云。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證之。是或然。然余不信國語傳之言。非言二國。要不關於本義。故削之。

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

叔

域

折衷曰林堯叟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
築都曰城此由凡例而言也例之所言國之都邑也此則臣
之米地周禮地官大司徒曰凡都鄙制其地城而封溝之鄭
玄註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米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又春
官序官有都宗人家宗人鄭玄註都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
食邑家謂大夫所食米邑因知諸侯子弟及卿米地亦曰都
魯三都可并證也諸侯城雉之度公羊以下諸儒各有異同
孔疏備舉之要古法失傳今不可考諸家安可適從故闕之
不如早為之所

傅遜云杜云使得其所宜則是愛段而欲安全之矣與下文
無使滋蔓意反蓋欲以計豫除之也故鄭伯答云必自斃意

可見

顧炎武云云言及今制之

折衷曰傅氏辨杜誤是也但云以計際之則已甚矣為之所
豈謂除之乎顧說可也而亦非為之所之解故改

蔓草猶不可除

折衷曰蔓字句陰時父說如此則語碎不似左氏口氣非也
國不堪貳

折衷曰林堯叟云國家不可使人有攜貳兩屬之心大謬
不義不暱厚將崩

林堯叟云不義之人不為眾所親暱厚而無基將如墻屋自
然壞

際當作除

馮李驛云承上多行不義林說是

折衷曰詳語氣杜說為是

將襲鄭

折衷曰無鐘鼓曰襲此經例也傳不必然林以解此非

公聞其期曰可矣

討

折衷曰上子封曰可矣此與彼相呼應謂可封之林云莊公曰可以有辭討段矣以為莊公之意猶斯可也然云莊公曰則是叔可字也大謬矣

帥車二百乘

杜預云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折衷曰以據司馬法言之司馬法誤辨見或七年傳折衷

書曰

杜預云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早為之所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段實出奔而以克為文明鄭伯志在於殺難言其奔

折衷曰史變常例者傳必以書曰殺之此變赴故曰書曰杜以此為夫子新意夫子不作春秋且夫子實改之者則何直曰書曰乎莊公之心事孔穎達辨之舉服說難之此或然然姜氏之欲始與叔段莊公豈不知之且頃母請分之大邑而養成其惡所以云譏失教也祭仲欲為所子封請除之皆不許待彼之發也故云謂之鄭志則服說亦未可非也未嘗君之美

傳遜云杜云宋華元殺羊為羹蓋古賜賤官之常愚按禮經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傳云大羹不致爾雅肉謂之羹非有分於貴賤也而謂賜賤者常謬矣要之非特為設燕抑時所有以賜之華元於軍中殺羊為羹享士應優卹之以使之樂戰豈以賤食享之特在軍中不同於禮食耳此本不足解而杜為曲說以誤後人故為之辨

折衷曰杜以食禮皆有牲體殺截非徒設羹而已設此義然此則非禮食如傳辨也華元之享士亦然非閔官之貴賤緊我獨無

馮李驛云廣韻繫是也

折衷曰語氣非是杜云語助蓋歎聲也

公入而賦至其樂也洩洩

林堯叟云所賦之詩今無存不可復考○韓范云公入而賦姜出姜出而賦為句大隧二句另讀林所謂詩詞也

折衷曰中愜融外愜洩自是歌詩體林何不讀之

純孝也

折衷曰純純一之義言純於孝故能及莊公本不與下不匱相闕杜欲與詩合故訓篤既是強至以不匱為純孝則大非也斷章取義詩之教也後世不知焉以得失視之故杜亦云春秋傳引詩不皆此今說詩者同

士踰月外姻至

折衷曰杜云踰月度月也孔氏疏之云踰月亦三月也從死

月至葬月，其間度一月也。士與大夫不異，而別設文者，以大
夫與士名位既異，因其名異，示為等差，故變其文耳。其實月
數同也。然踰月似不可以為三月，蓋士禮亦三月，而踰月是
禮稱以別。大夫又七月五月為專，為赴，予遠近亦不可也。凡
古者事皆不迫切，非如後世噉々，不許毫釐出入，故何休云
禮士三月葬，今云踰月，左氏為短，彼何知古？左氏豈不知士
三月者乎？
贈死不及尸。

折衷曰：曲禮云，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尸是未斂殯之稱，然諸
侯有贈襚含之禮，不能必及尸，故杜以未葬之通稱解之。今
亦取之，其實不然也。不云柩者，贈死者可及尸者也。

弔生不及哀。

杜預云：諸侯已上，既葬則緣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

陸粲云：此說於經典未之前聞。杜於晉朝元皇后喪，議天子
應既葬除服，援此傳文。及鄭伯辭享，景王宴樂，為證。先儒譏
其巧節經傳，以附人情。今以傳考之，所謂弔生不及哀者，蓋
言惠公薨久，今來弔不及其哀，哭方盛之時耳。至如子產為
鄭伯辭享，直云免喪聽命，傳亦但言葬鄭簡公，杜何由知其
定為既葬而除也？叔向譏景王，明言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
也。乃謂其譏宴樂而不譏除服可乎？杜既創為此議，故於傳
中諸言喪禮，共已說不合者，輒遷就解釋，以求道。如文元年
傳曰：晉襄公既祥，註云：諸侯雖諒闇，亦因祥祭為位而哭。昭

通

批辨誤齊
當作晉

遠

難

豫凶事非禮也。

墓

折衷曰：未死而歸，贈非孔甚矣。故經傳譏之，而以厚魯言之。

朱熹云：仲子未死而來，歸其贈，蓋天子正以此厚魯。古人却不諱死，即今人造生棺生墓，亦何嘗諱死耶。

宋儒蔑禮久矣，死何諱不諱之有。然禮有君臨臣喪，以柩蒞先之，朱氏安知之。凌氏取附左氏之註，是何意。

趙汴云：惠公失禮，再娶仲子，蓋嘗假寵王命，以為夫人。故王室知有仲子，仲子得與惠公並稱，蓋王室已嘗名之曰魯夫人也。然失禮甚矣。

折衷曰：春秋時待假王寵而稱夫人乎？魯應自稱夫人已，仲子以禎祥故娶之，況孟子既死，豈非平夫匹夫猶再娶，況諸侯。故齊桓有三夫人，且庶此為君，則其母為夫人。春秋不非焉，有勝，乃宜不須更娶，然亦不為非禮。趙氏不知古，恣意設事，并責王、宋學殘刻皆然。

此疑子

有蜚，不為災，亦不書。

兼

唐疑害

杜預云蜚負蟄也。莊二十九年傳例曰：凡物不為災，不書。又

於此發之者，明傳之所據，非唯史策，亦采簡牘之記。

折衷曰：蜚，蟲之唐物者。凡漢後之說，不與古合者，不勝多。故

一切不取焉。後皆倣此。此但記實，豈例邪？不過寧例耳。且傳

采簡牘，柯特明之。杜非。

惠公季年至始通也。

凌稚陰云：隱公立，而宋伐魯，公因求平于宋，始與宋盟通好。

折衷曰：此或然。然臆度之言，不取也。

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

孔穎達云：宋師是報黃之敗，來伐魯也。隱公將兵禦宋，委葬

事於犬子，故有闕。

折衷曰：亦或然。然此或即黃之役，亦未可知。隱公自將兵，亦不必。

葬故有闕，是以改葬。

折衷曰：云故，云是以，似重複。故凌稚隆故字訓事，不知古文。

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

杜預云：諸侯會葬，非禮也，不得接公成禮，故不書於策。

折衷曰：人以厚來，雖非禮，何拒之？蓋使桓見之，公之不見，不

為喪主也。此改葬，而衛侯過意來，必有故。傳不言，則雖可漫

以非禮議也。

新作南門

趙汴云：傳三發非公命，及公子翬固請會師，見隱攝位之初。

諸大夫不知稟畏。

折衷曰尋常有非公命而作事者今傳特發之者公居攝魯人不與而為君史亦不書而尊公我見之於衛侯會葬不書左氏豈為不知稟畏發者乎以後世尊嚴視古且事毀人故云然宋學之可憎皆是也。

祭

祭伯來

呂本中云春秋書來有三內女書來例也中國書來賤也夷狄書來畧也祭伯以畿內諸侯而書來以私交而賤之也折衷曰祭伯以王臣為竟外之交非禮也然非王命而以王事來不可謂無之傳但曰非王命而不曰非禮乃何以為賤凡得失存於其事來字何有義但夷狄不言朝而言來賤之

故也而亦來字非有賤義也後儒恣立字例如此而庶幾足見譏貶乎其意可惡

衆父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

折衷曰杜謂小斂大斂君皆臨是然哉其云但臨大斂亦不書日未知然否

胡安國云公孫敖卒于外而公在內叔孫舍卒于內而公在外不與小斂明矣而書日左氏之說亦非也其見恩數之有厚薄歟

折衷曰公孫敖卒于外而公在內叔孫舍卒于內而公在外雖欲與小斂可得乎故書日見非有所薄也

二年莒子娶于向至以姜氏歸

杜預云傳言失昏姻之義凡得失小故經無異文而傳備其事按文則是非足以為戒他皆倣此

折衷曰傳止備事而已有意言得失之義乎杜意春秋非褒貶則不書今無異文故傳明之云爾

費卒父勝之

推

凌稚隆云無駭能入極因卒父城郎之師以勝之

折衷曰此必然哉司空是工官蓋無駭以督城役出乃帥役師襲極故曰卒父勝之今少補之故不直出凌註

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至末

湛若水云由此可見春秋之書皆因魯史之文魯史之文皆因列國之赴告而諸儒拘拘謂聖人一字之褒貶此不足以

得聖人之心

折衷曰可謂千載卓見矣

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

凌稚隆云春秋未有改姓以見義者如定十五年書妣氏卒妣氏非夫人亦未嘗以君故改其姓也君氏之義未安然諸家以為尹氏者又未有拙愚謂左氏近古拙火為傳豈得改尹為君恐且當從左氏

折衷曰非改姓不書姓也君氏豈姓乎隱見為君當稱夫人者也公謙而不備禮則不得書夫人也以君母且子姓之尊而不稱夫人故為諱之耳而猶以為小君故以君氏書之君氏猶曰君家也此權宜之特筆也如定妣則無此等事故直

書姓彼亦當書夫氏者故書葬然定公五日卒如氏七月死相去四十二日多事不得備禮故不稱夫人不書薨也但以配夫謚書葬以示為夫人亦是特筆也凡書人死有直稱氏者乎為尹氏之說可笑之甚也儒者不能探傳文而明經義又不知雖非元妃而稱夫人所見唯名分寧知春秋

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木

傳遜云杜於桓五年注云足祭仲之字陸深辨其誤良然蓋足其名而仲其字耳

折衷曰胡桓十一年經書祭仲則杜說為是辨詳見桓五年傳疏

傳又云杜云四月今二月也秋今之夏也麥未皆未熟言取

者蓋芟踐之陸云先儒謂春秋間有用夏正紀事者此類是也以取為芟踐強說耳愚謂麥未熟軍中豈無別用杜既強說而云用夏正者亦鑿故削而改云為牧圍用折衷曰取麥未豈為為之用乎王不可侵伐故時為之耳不言之可也既取之無為之用如牧圍者乎何必芟踐

誰能問

林西仲云問暗指周之羣臣

折衷曰此泛言者也不必周之羣臣下文結二國之信亦然讀者誤會乃笑傳意而害于義故辨之

澗谿沼沚之毛

傳遜云杜云谿亦澗也愚謂既有二名當小有別按爾雅說

文皆云山夾水曰澗山瀆無所通曰谿豈皆無所通乎故米
爾雅註而畧改之

折衷曰爾雅叙水曰水注川曰谿李巡曰水出於山入於川
如林說山谿為澗通川為谿則不成義凡古之名物與漢後
說不同況此等後世猶紛古何可知

蘋蘩藇藻之菜

今

傳遜云杜云蘊藻聚藻也毛晃謂蘊亦水草愚考本音溫今
蘊草也其蘊崇蘊利宜作蘊此訓聚作蘊文義乖矣

顧炎武云玉篇蘊於粉切菜也毛晃曰亦水草

折衷曰雖其物不可知而蘊亦草也

命以義夫

孔穎達云義者宜也錯心方直動合事宜乃謂之為義宣公
之立穆公知穆公之賢必以義理不棄其子今穆公方卒命
孔父以義事而立殤公是穆公命立殤公出於仁義之中故
杜云命出於義也必知命以義夫謂穆公命立殤公者以杜
註云帥義而行則殤公宜受此命宜荷此祿公子馮不帥父
義終傷咸宜之福明知殤公受穆公之命與殷湯武才同有
咸宜是知穆公命殤公是為義也

林堯叟朱申皆云言宣公遜國之命出於義也

折衷曰命謂天命也故下引詩曰殷受命咸宜夫曰殷受者
非天命乎杜命出于義亦為天命故下註云殷湯武丁受命
以義正義以為穆公之命以杜註宜受此命宜荷此祿證之

殊不知二宣字即咸宜之宜也。受命荷祿咸宜者天命之也。故杜下註又云傷咸宜之福豈下然乎。孔氏不唯證傳文又與杜乖林朱不足言。

商頌曰至謂乎。

怒

劉縉莊云傳明言使公子馮出居于鄭而杜預曰公子馮不率父義忽而出奔因鄭以求入終傷咸宜之福故知人之稱唯在宣公也何耶。

折衷曰此唯因殤公享國得論宣公未暇及穆公爾杜意謂君子不嫌於穆公故專褒宣公故云然何以見穆公不知人若以子病父殤公先伐馮謂宣公亦不知人乎穆公使馮辟于鄭傳文明矣而以四年出奔言而尤穆公可謂誣矣但因

馮在鄭二國連年搆禍公羊以是尤宣公故杜為此說耳公羊何知之按雖穆公命馮出而馮猶垂死不即出庶幾羣臣立也穆公卒而殤公立於是出如鄭故四年傳則曰出奔謂馮心事也傳簡而不備杜孔不知故為無用之言也。

四年衛莊公娶齊東宮得臣之妹。

杜預云得臣齊太子也太子不敢居上位故常處東宮。

折衷曰杜說甚好然謂太子東宮他未有所見則不如缺之。

小加大。

杜預云小國而加兵於大國如息侯伐鄭之比。

陸粲云此亦以班位上下言之不必專謂兵。

折衷曰班位上下亦不必矣凡事皆然馮季驛為妾加于夫。

聞

亦拘
此脫四年二字
不問以亂

杜預云亂謂阻兵而安忍

折衷曰杜非是收林說

猶洽絲而替之

治

林堯叟云治絲之道以和緩為先替猶紛也若替之孟見亂而難治

折衷曰呂刑曰泯々替々替々乱也林訓紛非

阻兵無衆安忍無親

杜預云恃兵則民殘民殘則衆叛安忍則刑過刑過則親離

折衷曰衆仲就州吁身上言之故以夫州吁發之與石碯異

也杜以沒言觀之非也按阻險也據險以為恃故阻字轉為恃義

宋公使來乞師

折衷曰乞師多不書杜云乞師不書非御非

諸侯之師敗鄭徒兵

折衷曰當時未有騎戰况步戰乎杜云時鄭不卑戰豈其然

乎今以意改之

何以得覲

劉縉莊云身居公侯之職乃不知所以得覲邪

折衷曰雖周衰禮典猶存州吁弑立位未定王命未至豈得

敢覲也劉氏何不知之耶

車

老夫耄夫。

杜預云八十曰老。

顧炎武云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自稱曰老夫。

折衷曲禮云八十九曰耄杜因解老而至八十九之年也。不知耄乃老將知而耄及之之耄非謂年也。顧氏似定為七十亦非也。曲禮言自既致仕以後得自稱老夫也。

請蒞于衛

折衷曰蒞與臨有少別馮氏訓治尤非。

五年凡物不足以講大事。

折衷曰物共於大事之物劉繼莊云凡物謂凡事非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

采

音

春蒐夏苗秋獮冬狩。

杜預云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

折衷曰四時禮不同名亦異之其名義今不可知杜非有所受因字為解不切者難從。

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

教

而振

折衷曰治兵振旅非相須之事故周禮云春秋振旅秋教治兵。因周禮並舉今傳治兵下有人而滅旅之言自公穀爾雅。

皆為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杜亦相承云：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振衆而還，傳中治兵，皆言留軍中，固不振旅，豈入乎？殊不知三年而治兵，因四時而言，入而振旅，通四時三年言之也。公羊以下，誤讀左氏，以出入言之，歸而飲至，以數軍實。

折衷曰：凌稚隆飲至絕句，以數軍實屬下，數軍寧非昭文章之類，非也。此本當用而字，以上歸下有而，故以以易之，隔句以冠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頃少長，習威儀，是左氏之妙，凌氏不知，故云然。

且言遠地。

杜預云：曰說棠齊地，抑傳公辭欲畧地，則非魯竟也。

折衷曰：巡行安必他竟，且為觀魚而往，以略地為辭，無為他竟之理。杜土地名棠，既在魯部內，今引東略之不知，為他竟，此何意也。

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

顧炎武云：無解子元，疑即屈公之字。昭十二年，申無字之言曰：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杜以為別一人，厲公因之以殺曼伯而取櫟，非也。蓋莊公在時，即以櫟為子元之邑，如重耳之蒲，夷吾之屈，故厲公於出奔之後，取之時，易曼伯則為昭公守櫟者也。九年公子突，詩為三覆以敗戎，桓五年子元請為二拒，以敗王師，固即厲公一人，而或稱名或稱字耳，合三事觀之，可以知厲公之才略，而又資之以巖邑。

能無墓園乎

折衷曰以申無字之言觀之顧說甚有理今從之但守操者擅伯而非曼伯是別人也杜顧並以擅伯為曼伯誤矣按曼伯即鄭子子儀也可并考

將萬馬

折衷曰自公羊諸儒皆以萬為武舞然此舞之總稱不擇文武故杜解曰舞也傳遜從之而其考證備矣

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

八
傳遜云杜云八八八六十四人六六六三十六人四四四十六人二二二四人此本何休公羊註服虔以為用六為六八四十八人用四為四八三十二用二為二八十六杜以舞勢

克

宜方行列既減則每行人數亦宜減故同何說然此傳本文云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又宋元嘉中大常傳隆云夫舞者所以節八音八音先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為列自天子降殺以二者減其二行耳此為有抑若如杜意則自諸侯以下節宣皆不以八矣陸又云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服說為當故遂革而從之

顧炎武云解云六六三十六人東坡志林引宋書樂志文帝元嘉十五年給彭城王義康舞伎三十六人大常傳隆以為左傳諸侯用六杜預以為三十六人非是舞所以節八音故必以八人為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行若如預言至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服虔注左傳共隆同襄十

一年晉悼公納鄭玄樂二八以一人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為
列之證隆言是已

此方物茂卿用杜說字昂用服說以解論語

折衷曰自有何服二說後世紛紛然本文止言八佾六佾而
不言一佾之數用幾人也何服皆謂一佾為八人而用八者
八八六十四人者因節八音行八風以已意為八人尔依其
義而一佾為八人則為六佾六六三十六人四佾四四十六
人二佾二二四人明矣何則因八佾之言為八人則言六佾
者非六人乎若無八佾之文止言六佾則服虔又不得不為
三十六人也傳隆云夫舞者所以節八音八音克諧然後成
樂故以八人為列自天子降殺以二者減其二行耳傳士凱

柯恐何

顧寧人依此用服說此何所據傳云如杜意則自諸侯以下
節宜皆不以八矣即是隆意也此大是愚論本文之意以節
八音而行八風故取義於此而用八也而用八之八即八佾
之八而非一佾為八人之八也傳云節宣不以八則以一行
用八人者一人各節一音也舞豈有之不甚可笑夫舞雖一
人亦可節宣八音柯必在一列八人焉陸云至士止餘四人
豈復成樂此又不知類之言也四人不能成樂不可謂不成
舞也舞者樂中之一也本文言羽數是舞也非樂矣陸氏何
遽變舞而為樂乎晉悼之賜魏絳以女樂豈佾舞之等乎且
孔疏既辨之顧氏何不讀之

愚按八佾為六十四人古來無異論然佾訓列為八人於古

無依。抑夫雖天子不可夥大如此。且六十四人一團以舞。則宛如沸湯。何美觀之有。竊謂八佾八人六佾六人四佾四人二佾二人。不云問佾數。而云問羽數。此問執羽人數也。衆仲直曰。天子用八。則執羽之人用八人也。公用六羽。傳謂之六佾。則八佾八人六佾六人。雖天子諸侯亦不宜謂寡少也。此誠余臆度。然曰說不安。故存疑以注之。

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
折衷曰。八方異風。八器殊音。故八音以象八風。舞之節八音。所以行八風也。故有而字。非謂節八音。共行八風也。杜云。以八音之器。播八方之風。是也。孔疏引服虔說。以八卦之風。配八音。夫緯書可抑乎。是誤學者不少也。其調陰陽和節氣正。

風俗。或然。然共行八風。非謂之也。

宋人使來告命

杜預云。告命策書。

折衷曰。告命。直是赴告。非策書之稱。然告命。則應必用策書。詩所謂簡書。是也。

對曰未及國

傳遜云。杜云。念公知而故問。費窮辭。陸云。責以必窮之辭耳。此文晦澀。疑有誤。愚謂宋使既念公知。而又問。則宜有他辭。示不滿於公意。何緣諱之如此。蓋使者未知公之聞其入郭。尚有鄰國疑慮之心。故不以實告。而以緩詞自諱。故公以見外怒之甚也。下云。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其意可見。

顧炎武云、解、念公知而故問責窮辭、按此非人情、改云、使者未知公之聞入郛、諱之、不以實告、

折衷曰、若宋不以入郛之故告、公從他聞之、則傳說或然、然下云、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則非不告焉者也、蓋急遽之際、使者至、應先達入郛之急、而就館也、使者豈不知公先聞報、公見使者故問者、欲親問而許之、以德、使者也、使者心急、而惡公知、而為德已、以緩詞如不知、故不以實告也、人情今皆然、諸士皆經生、不知人情、顧氏云非人情、尤可笑、傳云、有鄰國疑慮之心、豈其然乎、蓋凡經生之態、又云、公怒於見外、甚迂也、

叔父有憾於寡人

顧炎武云、僖伯、孝公之子、惠公之弟、故曰叔父、杜解、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此乃通稱之辭、當移在莊于三年、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國之下、

折衷曰、顧說甚有理、多當然也、而亦巨認真、不必須注、皆削、

六年、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

折衷曰、懷姓九宗、職官五正、見定四年、未知何謂九宗、或以九族之宗、稱九宗乎、杜云、一姓為九族、恐不然也、其云、五正五官之長、亦未必然、但五正者、懷姓九宗之官、頃父及嘉父、其子孫、在晉、乃一家也、杜別云、頃父之子嘉父、晉大夫、則似以九宗五正、與頃父之子、為二族、又頃父或大夫、嘉父則未必然、林堯叟、凌稚隆、並似九宗為一、五正為一、頃父之子為

一以為三族

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通，其猶可撲滅。

折衷曰：今書在盤庚，但無惡之易也。四字盤庚言雖大不可

鄉近，而猶可撲滅也。與傳相反，不知盤庚謬邪。將傳加四字

反之取義邪。

善者信。

折衷曰：信，宜從申音。

晉鄭焉依。

宋王楙云：左傳晉鄭焉焉，今讀為延字，非焉字也。然觀庚信有晉鄭靡依之語，是讀為媽字矣。考顏氏家訓諸子書焉字，川鳥名，或云語詞皆音媽，自葛洪用字苑分焉字音訓，苦訓

是

安當音媽，如於焉嘉客，於焉道遠，焉用佞，焉得仁之類，是也。如送句及助語，當音延，如有民人焉，晉鄭焉依之類，是也。江南至今分為二音，河北混為一音，然則晉鄭焉依者，謂晉鄭相依耳，焉者語助，而庚信謂靡依，則失其義。

折衷曰：焉今無讀媽者，但其晉鄭相依，甚是也。蓋晉鄭依於周也，焉字無意義，依字或為賴字音，大非。

猶懼不既。

馮李驊云：既，說文草多貌，于此當是來朝衆多之意。

折衷曰：馮說鑿甚，訓至為是。

七年，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

此

博

杜預云、外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禮經也、十一年不告之例、又曰、不書於策、明禮經皆當書於策、仲尼修春秋、皆承策為經、丘明之傳、傳采衆記、故始闕凡例、特顯此二句、他皆放此、折衷曰、凡例、周公所制、固然也、然耳之所言禮經、非總指凡例而言也、乃謂先王為使諸侯相和而息民、制同盟之禮、是乃禮經也、杜謬、又以此傳為告則書於策之例、十一年為不告則不書於策之例、殊不知書於策與不書之例、盡在十一年、故復傳曰、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豈不明白乎、杜以無赴則書於策之例、故以此謂之禮經、附會之、何其謬之甚也、

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

凌稚隆云、凡平而後盟、經不書、

折衷曰、此不告也、瓦屋之盟、是平而後盟者、經書之、軟如忘。

折衷曰、如似忘軟也、孔疏破服說、別云當軟血之時、如似遺忘物然、非也、服但如割而為實忘、非也、

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候請娶之。

折衷曰、故字、係于盟傳、此例多、杜不知、故云、以忽有王寵、故非也、

八年、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

杜預云、宋敬齊命、

折衷曰、先見、未見敬齊之意、故以意改之、

以泰山之祊。

折衷曰、祊字、以示必是祭名、而非土地之名、詩以杜以方、方祀四方也、周禮祀祊與祭社對、鄭玄註引詩為祭四方、乃是祊、天子祭泰山之名也、鄭湯沐之邑、因直以祊稱之、傳既曰泰山之祀、復煩曰泰山之祊、可知非地名也、又特云、泰山之祊、則南西北三嶽、亦或有祊邑也、桓元年、傳不言許田、而云周公明諱、鄭魯俱廢祭也、此之泰山之祊、對許田、是稱地也、彼傳祊對周公、則指祭、而非指地也、不言祭者、省文已。

易許田。

折衷曰、杜云、許田、近許之田、是依公羊、以近許、云許田、豈有之乎、朝宿之邑、則在洛城中、何疑焉、許其土、各耳、故劉炫為

名

邑名、甚允、孔疏曲從杜而非之、私所好也、

先配而後祖。

折衷曰、杜以王子圍證之、是也、士昏禮文不具耳、昏禮有婦入三月、然後祭行之文、此謂新婦始廟見也、漢儒謬會、故白虎通義曰、取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自是而服虔、鄭眾等、以已意杜撰、皆不合於禮、如正義辨之、雖朱熹也、為所惑、而云、左氏不足信、至有明人為先朝祖廟、而後配之說、而以士昏禮為非、凡漢後之亂古、大率如此、可歎哉、鄭玄為被道之祭、與誣其社語不合、非也、

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

折衷曰、此謂天子建其子弟、以為諸侯也、以天子自出、賜其

姓而得稱姬，故曰因生以賜姓也。氏謂國號如魯衛也。杜為異姓諸侯，以陳證之，非。夫有無姓者乎？異姓諸侯從來有姓，何必賜之？大嶽之後稱呂，稱姜，舜之後稱姒，稱媯，齊今為姜，陳今為媯，皆有所本，而自稱之也。問或賜之者，是異教而非常禮也。

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

傳遜云：杜云：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或便即先人之謚，稱以為族。陸按：鄭玄駁許慎五經異義，列此傳文云：諸侯以字為氏，今以氏為謚者，傳寫故也。杜考之不詳，乃妄斷其句，而強解之。愚初依杜讀傳，本覺煇法不成。文句固宜以謚作氏，但春秋中嘗有以謚為氏，如宋戴惡、衛

齊惡之類，疑不能決。既而再讀正文，則知杜說之謬無疑也。蓋羽父為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公來問氏也。而衆仲對云：諸侯以字為氏，因以為族，則相對相承，了然自明矣。又下文公命以字為展氏，則用衆仲之說，又明矣。而乃妄生意見，強斷為句，因一字之訛，而不尋考上下文理，抑何不達乎？又考宋戴惡，蓋宋戴公之後，傳中稱戴族者，是也。非其臣之謚。衛齊惡，齊為其臣之謚，與否亦無定據。孔疏曲以二人當之耳。使戴齊果為二惡之先之謚，則亦左衆仲所對之後，衆仲時蓋未及之。故朱子亦云：此謚應作氏。

折衷曰：傳辨精確切當，且以字為氏，因以為族，文理甚順，況有駁異義可依，抑乎戴惡，戴公之後，因稱之耳，非惡之氏也。

齊惡之齊何由知其祖之謚皆強也

公命以字為展氏。

傳遜云杜云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為展氏劉敞曰此說非也使無駭真公子展之孫當其繼大宗也賜氏久矣其何待死而後賜氏乎且禮云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非死而後賜之也然則無駭固公孫羽父為其子請耳陸是其說予以為皆非也杜所云公子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此抑魯三桓鄭七穆等言之耳攷春秋不盡然也使諸侯之子若孫皆為大夫其孫皆以王父字為氏而世其官則一國中何其大夫之多盡其官而官之亦不勝矣蓋雖均為公子公孫

必其有功于國為時君所寵任者始命之氏而世其官若魯季友援立僖公鄭子良以國讓襄公而三桓七穆始盛于魯鄭皆天所啓也又或二國之初其子孫以父祖之烈亦得世其卿非槩以公子公孫而官之至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也東漢明帝有云吾子不得與先帝等得之矣若無駭不稱公子公孫則必非公子公孫矣其祖父雖為公子公孫無功於國豈得賜之氏乎則無駭必公孫之子若孫其先世未有賜氏者而無駭自以賢才見仕於惠公隱公之世應世其官而賜氏故羽父為之請如華督弑鴟立莊故立華氏華督亦公族何前不賜氏乎此正與無駭事略同但宋莊公感督迎立之恩故遂生而賜氏隱公雖任用無駭而無私寵故既死

待請而賜之為不同耳。杜因無駭死而賜氏，遂以督未死賜氏為督之妄，亦抑一而該百矣。豈先王有定制乎？且展舒轉之義正與無駭字義相通，則展即為無駭之字。公因衆仲以字為氏之言，而遂以賜之。傳文甚明，杜乃借彼以解此，復抑此以該彼，其非通方之論，而強且鑿也。甚矣劉敞亦以三桓七穆為此，即祖其意以規其失，而陸乃是之，亦欲異杜而不究其原矣。若鄭樵氏族畧，又云魯存公子四人，惟展無字，以名為氏，何所抑而知之，其誕漫無稽也。尤甚不足辨也。折衷曰：杜抑魯三桓鄭七穆立說，現有公子公孫之稱，而不稱氏，則杜說不可易。但為賜死者，故又以無駭為公孫之子，此以本文請謚與族也。殊不知謚無駭所專，而族非其所專。

也。賜族賜其子也。天子建德賜姓，豈賜死者者邪？劉敞說極允。何者？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則知以恩親為公族而不別之也。至公孫之子，其親遠矣，故賜氏別族也。既不得稱公曾孫，君不生賜，則以何物稱之乎？是以公孫死而賜之，生則公族，死則別族，故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就生者而言也。何也？公孫絕嗣，則不復賜族焉。傳遜云：必其有功于國，為時君所寵任者，始命之氏，而世其官。此其意謂凡賜族者，皆為大夫，而世其官。大謬。此傳孔穎達以為天子諸侯皆褒有功而賜姓氏，因天子建德之言，及杜以陳證之，而謬矣。傳亦沿之也。殊不知此專言天子諸侯立同姓之事，而未嘗及異姓也。天子封自出之子弟，故因所生直賜姓，而得稱

姬又賜土命之名以為氏如魯衛是也。諸侯之臣則賤矣，不得以天子之姓賜之，故其子及孫不分族，直稱公子公孫，此亦思親爾。至公孫之子，親已遠矣，於是賜氏以別族，此其義也。若夫異姓之臣，伍子胥之於吳，苗賁皇之於晉，從來有姓氏，何更賜焉？若曰不為大夫，不賜族，則公孫之子將何以稱之？賜族何必大夫，況世官乎？督，經稱宋督，傳稱華父，是督者名，而華父其字，亦是宋之公子，至督之孫，以華為氏也。世本杜撰，不足據也。杜因世本及傳華父為生賜族，大謬。傳遜因又與無駭相比，大為鑿證。且謂展字與無駭義相通，以無駭之字為其氏，然則督字華而生以其字為氏，乃稱華華父乎，可謂不通論矣。

九年大雨霖以震。

劉炫云：經無霖字，傳無電字，傳誤耳。

折衷曰：傳舉霖字例，經脫落無疑，傳無電字，省文，亦非誤也。

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林堯叟云：春秋之初，齊鄭一黨也，故鄭皆伐宋，而齊僖公會魯以謀之。

折衷曰：時情或然，然齊之求會不可必也，林必為此說者，上止曰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安似鄭不令魯伐而使齊誘之，然下入邾入許皆討違王命也，乃知鄭以王命旁令諸侯伐宋也，止曰以王命宋苦伐來者，古文簡故也，此例甚多，不知之則傳終不通，或以傳為誤者。

乃可以逞。

杜預云逞解也。凌雅隆云快也。

折衷曰杜因患戎師訓解逞無解義非也。凌說為是。

鄭人大敗戎師。

杜預云此皆春秋時事雖經無正文所謂必廣記而備言之。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他皆放此。

折衷曰凡傳記事杜皆以張本者之。此無所係屬故又為此言甚拘。

十年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鄆為師期。

杜預云尋九年會于防謀伐宋也。公既會而盟盟不書非後也。蓋公還告會而不告盟。

例

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

折衷曰防會齊魯伐宋之始謀也。此會臨伐而更謀也。非尋會焉。盟師期之盟即會中之事也。會重而盟輕故略不書。杜拘倒以尋常會盟視之故曰尋曰非後不告非也。

折衷曰齊侯鄭伯既出而伐宋羽父先公行會之雖厚齊鄭非公意故經去公子齊鄭又略稱人。此及下文會字是遇合之會而非會盟之會。經傳甚多矣。杜拘下文註云會不書不告於廟也。非。

公敗宋師于菅。至辛巳歸于我。

杜預云鄭伯後期而公獨敗宋師故鄭頻進兵以入郟防入而不有命魯取之推功上爵讓以自替。不有其實故經但書。

魯取以成鄭志善之也。

折衷曰會于老桃而同進鄭何後期蓋公怒來甚故用力獨
敗宋鄭入二邑因魯焉非其功然得人則可自有而推功於
魯與之會亦自以為功故經但書取也杜不晰事情謂成鄭
志善之。果尔直言取辞甚不遜何其在成鄭志

不負其士以勞王爵。

尊

杜預云魯侯爵尊鄭伯爵卑故言以勞王爵。

折衷曰鄭伯奉王命率諸侯討罪魯持有功故代王行賞故
云勞王爵也言魯侯以王爵奉命而有功故勞之也夫鄭亦
王爵何有尊卑之別

癸亥克之取三師。

折衷曰經云伐取之傳叙之故云克之取三師焉三師三國
之師也杜云師者軍旅之通稱孔疏云三國經皆稱人於例
為將卑師少而傳言三師故杜辨之未知杜意果然否然經
無其例必以之者非也

十一年君謂許不共。

折衷曰杜云不共職貢或以不會伐宋如蔡衛邾其實未可
知但為不共王命可也

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

折衷曰杜云無寧寧也林堯叟因之許字絕句謂許指許叔
公指莊公不知杜以句尾無乎字直訓寧以示義耳若許字
絕句艱澁不成文故林西仲曰無寧寧也茲指許公十字當

素

作一句讀若論行之常法王應云寧許公復奉其社稷因句多一無字一茲字婉以取姿坊本遂吟二句上下文理不貫讀者相沿囫圇吞棗可笑一笑此說明暢破唐翁以棟之惑但非多一無字句未省一乎字也凡乎字多是反語而傳中省之者極多

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

折衷曰其能降以相從也林西仲屬上觀有也字極為是但云如往年昏媾之事或昔相從是鄭雖不能久有許亦可以得許之益如說則從字為許鄭相從非也杜降心之說非也又似指許杜解昏媾云婦之父曰昏重昏曰媾昏字依爾雅媾字先儒相傳之說在此皆不當且重昏之訓我不信焉故

以意改之

乃亟去之

折衷曰乃字林西仲訓汝詳語氣助語為是

吾先君新邑於此

折衷曰國語有鄭滅虢郟而遷之事史記亦言之地又有新田二鄭然我甚不信國語無乃因此傳新邑之言而附會乎觀昭十六年子產言似非遷者縱令有之此之新邑謂桓公始封之時決非指新鄭也

凡諸侯有命告則書

杜預云命者國之大事政令也承其告辭史乃書之于策若所傳聞行言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而已不得記於典策此

蓋周禮之旧制、

折衷曰傳已曰有命告則書而又別出師出滅國故杜分之、以命為大事政令夫大事政令可謂之命乎命告者乃宋不告命之命也宋之不告命者師也豈別命師乎嫌師與滅應書故特言之耳傳聞行言春秋往往書之杜拘例穿鑿甚多猶致不通其曰周禮之旧制誠然然杜言之者春秋為孔子筆削謬見七年謂之禮經云然耳

將以求大宰

復
孔穎達云周禮天子六卿天官為大宰諸侯則并六為三而兼職焉昭四年傳稱李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則魯之三卿無大宰也羽父名見於經已是卿矣而後求大

宰蓋欲令魯特置此官以榮已耳以後更無大宰知魯竟不立之

折衷曰大宰即周之天官其職同正義已曰諸侯則并六為三而兼職焉良是也而何謂諸侯無大宰乎昭四年之言不足證也傳又李孫曰冢卿叔孫曰介卿則李孫大宰而兼司徒明矣以後無文定為無大宰因又曰羽父欲新置此官陋哉說也本文曰求大宰文意欲新置之義邪

戰于狐壤止焉

杜預云內諱獲故言止

折衷曰他國亦言止傳記實無所諱立桓公而討寫氏有死者

微 絀

顧炎武云杜云欲以哉君之罪加寯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傳言進退無抑改云言非有名位之人蓋徵者爾如司馬昭旅威清之類

折衷曰杜註如無害然然言進退無抑非傳意故改之顧說則非也

春秋稽古卷四十 折衷第六傳一

春秋稽古卷四十一

皇和 安藝 平賀晋民房父 著

折衷第七傳二

桓公

元年為周公禘故也

林堯叟云周公禘二事也為許為周公湯沐之邑禘為鄭人從祀泰山朝宿之邑皆有閔王制不宜私易故託辭璧假以文其非禮之實也

折衷曰林不知傳周公為周公之祭禘為泰山之祀且抑孟子春秋天子之事也之語以閔王制為說既不知春秋又不知孟子足言哉足言哉

盟曰渝盟無享國。

折衷曰傳特言之者明桓公鄭伯事情見于本註傳此例甚多而人不知也故孔穎達云見其終無悔心所以深惡魯也。豈其然乎又按詩為僖公之時復得之不知彼頌武公之詩也。

鄭伯拜盟。

杜預云鄭伯若自來則經不書若遣使則當言鄭人不得稱鄭伯疑謬誤。

折衷曰鄭伯何來是使人來也傳從省文杜視傳如經故往往誤會多矣。

二年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

晉云二年字可削。

折衷曰杜云華父宋戴公孫也按世本也此檢書之不精也。世本云華父督來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古以王父字為氏然則督好氏而不得為華氏杜意蓋督生賜華氏故不用父字傳曰華父督夫氏而有并稱父者乎世本華父好父對說乃華父得非督字乎凡世本杜撰甚多不足依按故余定為華父督字戴公之子而為華氏祖矣。

美而艷。

折衷曰有美而不艷有不美而艷有美而艷者有不美不艷不但人也自草木凡物皆然孔父之妻兼有二者故曰美而艷杜云色美曰艷依毛萇是以二物為一非文理凌推陰云色美而治曰艷不必美亦非也至孔疏以形貌與顏色別之。

不堪可笑

晉補
二年立華氏也

杜預云督未死而賜族督之妄也

折衷曰生賜之謬前已辨之立華氏謂存督之家也此時何有華氏是追稱也如臧僖伯臧哀伯諫以及季氏亡則魯不昌皆是也杜何不知傳遜并以王父字為氏廢之皆不得傳意而謬者也

清廟茅屋

孔穎達云茅屋者以茅飾之而已非謂多用茅總為覆蓋

折衷曰只以為飾焉在其示儉恐不然

大路越席

折衷曰云大路越席則為祀天車必矣明堂位云魯君乘大路祀帝于郊又云大路殷路也棠路周路也則其為殷路也明矣郊特牲云王乘素車魯與王同則殷路為素車亦明矣杜云大路玉路祀天車也以抑周禮彼祀時乘車也即明堂位所謂棠路周路是也陸氏辨之見五年郊條傳中有賜諸國臣大路異物同名乎以素朴故乎不可得而知已

衮冕黻珽

傳
折衷曰衮冕傳氏會周禮諸書為說今且從之但禮經殘缺其詳不可得而知耳黻未知何物禮器云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是乃下文火龍黼黻之黻而與此別也唯明堂位有右虞氏服黻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之文亦是

璉

似黻言其章也。曰說帶鞞相通，以為蔽膝。山、火、龍為其章。夫蔽膝，經無明文。且此文說腰以上，下文說帶以下，今必不及蔽膝，故不取焉。璉，杜云玉笏也。璉字他無所見。獨玉藻云：天子措璉，方正於天下也。笏用玉，唯天子且無所屈，故謂之璉。諸侯以下不得稱璉，則似不可為笏度者。然或舉天子之璉而該諸侯以下之度，亦有之，故今且從之。

帶裳幅舄

杜預云：帶，革帶也。

折衷曰：單言帶，謂凡帶也。乃革帶紳帶，各有制度也。杜以下擊字為紳帶，故以帶為革帶，謬矣。

傳遜云：杜云幅，若今行膝。疏引小雅邪幅在下，注云：邪，纏於

足。如今行膝，所以束脛在股下。然考詩圖，所謂幅者，其形方上稍潤，下稍狹，兩端有帶，分明以縛小股，並不可以邪纏於足。與今行膝形大異，不知何自而以此當之。且此傳昭其度也，謂尊卑各有制度，今其圖止一耳，並無尊卑之別。度安在乎？詩所謂邪幅，亦非所圖也。此幅疑即今之錦綬。然於五經無考，故不敢易，而姑記之於此，俟博物君子教之。

折衷曰：此幅，即詩所謂邪幅。及內則幅是也。詩云：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紆，天子所予。分明是禮制之物。鄭玄以行膝當之，行膝非礼服，必矣。凡漢儒之叔經，以己意為說，不可信也。傳氏以詩圖辨之，何者？詩圖亦可擬乎？其飾綬之說，亦無據。夫古章服之不傳，豈唯此而已哉？其制今不可知，不知

者蓋闕如焉

衡統絃紕

杜預云衡維持冠者統冠之垂者絃纓從下而上者紕冠上覆

折衷曰杜以漢儒說註之按專言冠是小物而衡統絃紕又是冠中之小物不足以昭度恐不然也衡統雖冠有之而字不專於冠統紕於經無所見焉因語言之亦非為冠曰說難從今無所考故闕疑

藻率鞞鞞屬游纓

杜預云藻率以韋為之所以藉玉也鞞佩刀削上飾鞞下飾鞞紳帶也一名大帶屬大帶之垂者游於旗之游纓在馬膺

前如索羣

米

傳遜辨藻率云戴侗曰杜解藻率之義非也記曰率帶諸侯大夫皆五末士二米又曰士練帶率下辟凡帶有率無箴功藻五米也藻率者以五米率帶也陸取戴說愚按周禮典瑞篇王執鎮圭繅藉五米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皆三米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米再就以朝親宗遇會同以所謂五米三米二米也繅有五米五米方為藻非繅即藻也本文但曰繅藉不曰繅率也而改藉為率於義何當乎鄭玄注云繅以薦玉木為中幹用韋衣而畫之服虔以藻為畜藻率為刷巾穎達以拭物之中無名率者此固誠然矣其言畫藻不可易也乃以藻率為藻之複名又

曰藻得稱為藻藉何以不可名為藻率也夫藻率二字義豈可通其朋裳杜而妄言甚矣則杜之謬也不自見乎然戴侗之說亦非也按禮經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注云率與緜同死者著衣畢而加以帶則此乃斂服與諸吉服不協臧哀伯於此不應以斂服為數其注又云士喪禮緜帶此二采天子之士也其以二采對緜言則采乃帶之色非率之色也況其上下文俱一字為一物何獨於此舉複名也故愚以藻從玉藻之藻率從率辟之率木為一物而於傳文數字亦相應又辨鞞鞞云杜云鞞佩刀削上飾鞞下飾抑韻書鞞琫同詩小雅鞞琫有珌毛傳云鞞容刀鞞也琫上飾地下飾至大雅鞞琫容刀傳則云下曰鞞上曰琫已有小異今杜反之

其誤滋甚穎達疏乃云鞞鞞或上或下亦無正文此非掩杜之失而遷就其詞乎愚謂鞞為刀削必其鞞為下飾必非也說文云琫佩刀上飾徐云琫之為言琫也若琫持之則非在上而何故遂從詩傳而改焉

折衷曰傳氏闕杜無可議者焉其辨戴侗亦是也但戴所抑雜記多是喪紀之說故注家以率帶為斂服然上文三章說冠冕暢曰決非喪事則率帶不可必斂服也而亦率帶之采色不可直曰藻率則戴說必非也傳氏以藻為玉藻之藻率為率辟之率其說云藻雜采絲繩之貫玉為冕旒者天子十二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率緜同緜緜其帶也天子諸侯之帶畫緜大夫緜後不緜士緜後及兩耳皆不緜此

白晉云
可疑

據玉藻之文曰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不朱裏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率字唯七帶言之本文若言此則宜曰藻辟不宜曰藻率且云士練帶率下辟文意士以練為帶於其率下施辟也蓋率者帶之飾也有之者名率帶雜記所謂諸侯大夫五米士二米乃是也則率與辟為別物明矣以玉藻又曰凡帶有率無箴功故鄭玄云士以下皆禫不合而率積如今作幪頭為之也是自而後說者皆以練緝其邊為率辟亦為緣故為同物解此非也鞞鞞三礼無所見是以說者以詩鞞琫當之然此專从革詩琫从玉以琫字形容之又與玉瑤並言分明是珠玉之類恐與此不同也杜氏傳氏俱依毛傳各為說是不知毛傳之謬並非小雅云君子

至止鞞琫有琫其上章云韎韐有奭是奭與琫分明形容韎韐鞞琫之辭毛傳云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琫下飾琫下飾者天子玉琫而珣珣諸侯瑩琫而瑩珣大夫鏐琫而鏐珣士珣琫而珣珣是妄意為之說者也其以鞞為刀削者以大雅云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之言也鞞既刀削則不應更曰容刀儻活用容字為容刀於鞞琫則與上文不相接分明是鞞琫與容刀別物也果鞞刀削而琫珣上下之飾則當云鞞有琫珣或琫珣之鞞也安琫與鞞連文珣獨在右下乎毛至大雅無珣字則云下曰鞞上曰琫是鞞為削下則琫削上而非飾也琫為上飾則鞞下飾而非削也其牴牾如此鞞琫在詩既不知其何物而傳氏擬毛傳云鞞刀鞞鞞同鞞通作

琫上飾天子玉琫而玼諸侯瑩琫而瑤玼傳明云昭其數
如此說則數何在乎傳固云一字為一物如此說專在削飾
鞞字帶言耳若強分之則刀削尊卑有其數乎其誤甚於杜
氏矣擊字同見之易有擊帶禮記有擊革擊絲擊裘左傳有
擊鎰賈服等皆偏取易以為帶杜因又為紳帶孔穎達遂以
擊革擊絲為帶革帶絲以施擊裘為施帶施裘鄭玄皆以為
小囊則難之云若以擊為小囊則裘是何器若裘亦是囊則
不應帶二囊矣以此知擊即是紳帶為得其實按內則子能
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擊革女擊絲六年教之數
與方名云云擊革擊絲未知何物要是嬰兒之服嬰兒安帶
紳帶若其帶革帶絲則安有長幼之別鄭玄為小囊盛悅巾

亦恐非也擊裘云如鄭說則帶二囊也然則易之錫擊帶亦
錫二帶也其黨杜而為牽強甚矣夫擊連厲之字各異以一
擊帶定為帶拘泥甚矣厲小雅云垂帶而厲毛傳云厲帶之
垂者杜又以厲為紳夫厲是形容之辭以此為物毛已誤矣
因又為紳何其附會至此衛風云垂帶悖兮悖亦垂者欵可
笑之甚也游是垂飾之物如冕旒亦是也不獨旌旗而已纓
單為馬纓非也愚竊考以章之義不指定何物蓋謂凡冠冕
器服之飾尊卑各有等差之數也今以意言之藻率是一類
鞞鞞是一類擊厲是一類游纓是一類藻纓同今當作纓玉
藉冕旒皆以條絲為之亦皆藻飾之故纓藉之纓雜記作藻
玉藻之藻弁師作纓以音同相通也纓藉之制蓋織絲縷為

之以米畫之、可屈伸、或有餘條、故儀禮云、屈之、云垂之、其字
从糸、鄭玄云、以韋衣木、非也、玉藻以絲繩貫玉、為冕旒、凡此
類、絲飾者、謂之縹、率、綽、同、今當作縹、亦絲飾之名、如率帶、五
米、二米、及率下辟、是也、與縹其制殊也、說者云、縹、緝、兩邊、非
也、鞞、鞞、是革飾之名、鞞與鞞、亦異其飾、其制則未聞也、鞞、或
作鞞、亦飾之名、如鞞帶、鞞鑑、鞞表、是也、鞞帶、猶言率帶、紳帶
革帶等、非為鞞、乃是帶也、或用革、或用絲、云鞞、革鞞、絲、从革
从糸、可以知也、厲、無所見、要是鞞之等類、游、又作旂、作旒、玉
冕之旒、旌旗之旒、之等、是也、纓、冠纓、馬纓、之等、是也、此言凡
章服、絲飾、有縹者、率者、革飾、有鞞者、鞞者、文有鞞者、厲者、有
游者、纓者、貴賤尊卑、其數各有等差也、此雖臆說、非此則不

綽

通、姑注以俟君子之正、

火龍黼黻

折衷曰、黼黻、其文也、相傳云、黼若斧、黻而已、相戾、而考工記
但云、白與黑、黑與青、而不言其形、甚可異焉、相傳之說、而已
相戾、或有之、斧形則疑矣、故但以考工記注之、

五色比象昭其物也

杜預云、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此象天地四方、以示器物
不虛設、

折衷曰、考工記為之說、然考工記亦非比象天地四方、凡
施五米、何物非天地四方之邑、安其獨為比象天地四方、若
畫天地四方之象、則然也哉、然曰、昭其物也、乃以彩色識別、

色

之也。何其在器物不虛設之義。
錫鸞和鈴。昭其聲也。

衡

杜預云。錫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

折衷曰。四物皆有声之礼器。其用處。經無明文。諸皆漢儒之說。而亦各言之。其說不一定。杜以意取舍之也。我不信焉。
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杜預云。三辰日月星也。畫旂旗。

折衷曰。杜非也。三辰畫於大常。旂畫交龍。旗畫熊虎。正義云。旂旗九旗之總名。可謂矯兵。不知是互文之法。言三辰而交龍熊虎在其中。言旂旗則大常在其中。舉三辰以示昭其明。舉旂旗以知畫於大常。傳文此例多。

登降有數

杜預云。登降謂上下尊卑。

折衷曰。杜不得傳意。而淺解。此謂人君行事。其施為之登降。義士猶或非之。

傳遜云。陳同甫謂殷之頑民。非伯夷等也。竊味非之字義。本指伯夷言。若頑民。則有戴商之心。豈獨非之而已。

折衷曰。傳氏排同甫。好也。定為伯夷。則非矣。子長之多誕。安可抑。此設言也。非必有其人。故曰或傳氏何不味之。杜云伯夷之屈。猶斯可也。然畢竟無用之解。故削之。

臧孫達其有後於魚乎

傳遜云。杜云。倍伯諫隱。哀伯諫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陸云。

此只批哀伯言，又何遠引僖伯。愚謂此杜以己意稱美之，非註也。然亦不須此意，故削之。

始懼楚也

杜預云：楚武王始僭號稱王，欲害中國。

折衷曰：杜批史記也。僭號始于武王，雖他無所考，或然。然其使隨人請王室之事，則非實也，乃可取而注左氏乎。

反行飲至

折衷曰：馮李驛左綉本，行字句。至自行也，與上公行之行相應。是也。合註本，反行飲至四字為一句，是為還而行飲至之

禮非是，且行飲至，非傳語氣。

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折衷曰：杜註不詳備，故傳氏誤讀，謾非之。而其舉重之言，殊不分曉。蓋事指會禮言，特兩君相見，則各相讓而為主之。禮不成，故為會不成，而不稱會，非謂會事不成也。古凡事皆主禮故也。此春秋之義，而亦杜意也。後儒所不及知也。

晉云二字可削

三年名以制義

折衷曰：此及義以出禮，杜解不切，故改之。義以出禮。

折衷曰：禮以義制之，故杜云：禮從義出。林堯叟云：得其宜，則禮敬生。理學之不知禮，可笑。

禮以體政

折衷曰政以禮為體林云禮者天下之正位故所以體政可笑

政以正民

朱申云已率以正孰敢不正故政所以正民

折衷曰政所以正民之物也能體禮治之則政成而民聽本
文了了朱以正心為政可笑

易則亂生

杜預云反易禮義則亂生也

折衷曰傳言由名而義生自義而禮立用禮而政成政成而
國治不抵禮義一者而已也

嘉耦曰妃

馮李驥云此當作配字讀總要云女與已身儔也

折衷曰妃后妃之妃即有配義安可作配字讀總要之會意
亦是妃字而不在配字

兄其替乎

杜預云穆侯愛少子桓叔俱取於戰以為名所附意異故師
服知桓叔之黨必盛於晉以傾宗國故因名以諷諫

折衷曰穆侯之名子有意取於戰而未有意於愛憎也何居
子生三月以名於是時未有甚焉者且名仇之時未有成師
何有差別但穆侯名成師其過在不詳已然亦是天意故師
服只言其有亂兆非諷諫也杜不信讖兆為以愛憎亂國故

曰因名以諷諫此本答何休膏肓也何休何知神道之教靖侯之孫欒賔傳之

折衷曰欒賔本傳成師而贊成其奪國之事故傳特言之杜云得貴寵公孫為傳相晉懼成師何以貴寵附之至欒共叔死則云欒賔之子也身傳翼侯父子各殉所奉之主夫共叔之為賔子與翼傳何所得知杜此則失於淺彼則失於鑿

御置側室

杜預云側室衆子也得立此一官

傳遜云陸云俱未有考而不辨其非竊謂側室二宗固應請於君於其中立官以統之而以側室二宗為官必非何也不似官名也

折衷曰此傳述因晉封曲沃師服徧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以恩別子弟立家又皆有大小彊弱等差而守其大宗其宗而晉封桓叔耦國不免尾大之意也豈言官守者邪杜為官名者文十二年傳有趙有側室曰穿之言由是也彼傳言趙家別子有穿者也以彼考此則其義益明矣側室傍側之室家乃謂別子之家猶言貳宗小宗也杜云衆子之家則可也直為衆子非也為官名大謬矣陸粲云未有考亦為官故也傳氏頗窺之然曰立官以統之則猶為共官也疑杜以不似官名抑未矣

大夫有貳宗

折衷曰官名與非官名辨見前條杜云適子為小宗次子為

貳宗傳遜辨之云杜其意以諸侯為大宗耳然不聞族人不得以戚君大夫不得以宗諸侯乎近世儒者有公子宗通論其說為詳允大都始為大宗既為大宗小宗四大宗一併而為五宗其變至于無窮則大夫之家固自為大宗矣其二宗即小宗也杜考之不詳而云爾此說是也杜謬

今晉甸侯也而定國本既弱矣

林堯叟云晉國之弱為由曲沃之耦國

朱申云甸服之國本自小弱更割曲沃愈見其弱也

折衷曰林其意謂晉本彊國今由封曲沃為弱國是本為根本義於本字得之然暗於甸侯而建國之義且此時晉未為彊國以後世視之非也朱拘甸侯而建國之語以本字為本

三年晉補

駢緹而止

杜預云駢駢馬

折衷曰駢不須注蓋嫌駢緹二物故以駢駢之也然駢者形容駟馬之言非駢也

會于羸成昏于齊

杜預云公不由謀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

折衷曰杜注無害然成昏自當使人也不宜自往其由媒介與否非所論也南山之詩只是言桓公以禮娶非私姦而痛刺齊侯通之也桓公無父母而云告父母可見詩非謂必由

媒介傳不云非禮也。然則桓公之娶，詩不必由媒傳，不必不由。疏云：詩舉正法，傳挹實事，非也。

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

杜預云：昏禮雖奉時君之命，其言必稱先君，以為禮辭，故稱修先君之好。

折衷曰：昏禮稱先君為禮辭者，謂奉先人之禮也。可以此曰修先君之好乎？按惠公、隱公無娶于齊者，桓公今娶之，蓋先世有嫁娶之事，故曰修先君之好。况周公、大公亦同好之國乎？

四年，公狩于郎，書時禮也。

杜預云：郎非狩地，故唯時合禮。

孔穎達云：狩獵得時得地，則常事不書。此書公狩于郎，必是有所譏刺，故註申其意云爾。

折衷曰：由經註觀之，孔說非杜意。但地不合禮，故又註此。孔意常事不書，故有所刺也。固然矣。然有不常行時禮者，故書而褒之，以示戒。傳云禮也，以明之。田獵有不書地乎？杜固謬。五年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再赴也。

趙汭云：豈有正當禍亂之時，而何暇使人再赴之理？

凌稚隆云：即今再赴，孔子何以不挹實而書？蓋甲戌之下，其文有闕爾。或者遂謂有陳佗殺其君之子免八字，則又失之。鑿。

折衷曰：公穀亦為再赴。騷擾之間，謂必無乎。若以無暇，則一

赴亦不為也。此謂故為再赴也。趙氏非也。孔子非當時之人，何知其實。春秋縱孔子書之，當批曰史書。凌氏非也。竊考傳曰：國人分散，故再赴。持言之，則或分散人赴之也。旂動而鼓。

杜預云：旂，旃也。

折衷曰：旂、旃之類，直以為旃，事無所出。杜下註，其義盡，故削之。賈逵、許慎、飛石之解，其誤。孔氏辨之。

君子不欲多上人。

林堯叟云：君子不欲多出人之上。

折衷曰：朱申、凌稚隆皆同林說。多字與下多矣之多相顧，為虛字，非也。

勞王問左右。

杜預云：言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

折衷曰：杜意謂傳為見王討之非，言鄭苟免也。夷考之，傳直記事耳，非言王之非。一本非字作罪，不成義。且疏因非字解之，且林朱本皆作非。

仍叔之子弱也。

杜預云：仍叔之子來聘，童子將命，無連反之心，久留在魯，故經書夏聘，傳叙之未秋。

凌稚隆云：經書在夏，傳叙在秋，由上文重言秋，錯誤也。而杜預氏遂以久留在魯過矣。

折衷曰：杜說人皆惑，不致意焉。以棟氏能斅十載之蒙。

秋大雩

杜預云十二公傳唯此年及襄二十六年有兩秋此祭雩祭之例欲顯天時以指事故重言秋異於凡事

折衷曰經文葬陳桓公城祝丘傳並無之然則左傳仍叔之子下應承秋祭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而仍叔之子錯簡在大雩之上伐鄭之下故秋字相承冠大雩之上也杜考數不及此又按傳非如經有義例其有兩秋豈可拘乎且襄二十六年杜注云中間有初不言秋則嫌楚客過在他年此傳云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是王奪鄭伯政非秋也至秋王伐鄭故此秋字即一事言秋而徵經秋祭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之秋則與襄二十六年事異而義同但此

秋衍文必矣

凡祀啓蟄而郊

趙汭云三代正朔不同故一以節氣為限

折衷曰雖三代正朔不同而周制凡祭祀田獵一用夏正但雖日至而節未至則非其時故以節氣為限非以正朔不同而限節氣也趙說非也

又曰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此言郊者為大報天德故待迎長日之至而祭之也長日之至者日南至自南至而日漸長故云長日之至所謂冬至也此言至日之來至迎之而祭也以其祭之始自是而至啓蟄也主日者言日為天生以祭之也主猶民神之生也之主乃

主下同

神主之主也。非謂日即上帝也。下文於南郊就陽位也。南者日之位也。迎長日之至亦此義也。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因知日月相配偶。以為天主也。周禮大宗伯云以冬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鬼。以禮國之凶荒民之札喪。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大簇為徵。姑洗為羽。當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是皆謂郊天也。主日而祭之。是致天神也。以后稷配之。是致人鬼也。郊特牲又云郊之用辛也。用之始郊。日以至。此言周之始用郊之日。冬至而其日適過辛也。以後仍每用辛也。周禮云冬至者。舉其始而言也。冬至不常在辛。故自冬至卜辛

日。不從則改卜。至啓蟄也。此云啓蟄而郊者。為過時祭例。故舉其終而言之。家語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天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此以此傳反喪七年。孟獻子之言。不與周禮冬至祭天於圜丘合。故取於郊特牲祭義之文。以意為之說者也。戴記周禮不言有二郊。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路。戴弧鞞。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孟春是建子月。非冬至大郊之事。而何也。且宣公三年。成公七年。正月郊之事。春秋記之。春秋之正月。非建子月乎。又成公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定公十五年。夏

己

五月辛亥郊，哀公元年夏四月辛也郊，此皆郊用辛，非大郊而何乎？穀梁云：郊自正月至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此雖無明文，與春秋郊特牲合。宣從之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郊特牲又云：帝牛不言，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夫郊報本，是其主意，兼有所農事之義。周禮又言：禮因之凶荒，民之禮喪之事，古

具

始

禮如此者多矣，不可取一而廢一也。○鄭玄郊禘之說，其全文舉之於僖八年，禘于大廟，折衷論之詳矣，故不出於此也。鄭之謬誤，王肅前已駁之。至趙朱諸儒，辨正而盡之。隋唐承襲之弊，洒然一新，然其謬亦不少也。其小者，揚氏解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夫報天而主日也。云：郊祭言迎長日之至也。謂冬至陽之始，日漸長，故冬至郊天，所以迎長日之至也。揚氏其意謂為迎長日之至，故郊天，以是故用冬至也。殊不知本又之意，迎長日之至，而大報天也。大報天是主而主日，迎長日之至，則其用也。先言長日，且至下有也。故云：爾不知古文也。果爾，大報天，此何物乎？又解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云，以冬至郊天，取陽新用事，故用辛日也。本

文之意周先王始郊之日冬至而過辛日故後因襲用辛日也文理了了此外安有深義楊氏以新解辛為陽新用事凡古之事不依文意而可知乎而欲高妙其事皆文而說義此漢後儒者之失也其本由不知道也其大者為郊有二揚氏云冬至之郊為大報天正月之郊事為祈穀二郊不同而皆配以后稷馬端臨亦云古者士歲郊祀凡再正月之郊為祈穀月令及孟獻子所言是也十二月之郊為報本郊特牲所言是也亦是讀經傳不熟而失之也周禮戴記春秋經傳不言有二郊夫郊雖云冬至而日必用辛春秋可證也辛必用上郊特牲可證也卜有從否故春秋至有且卜焉春秋又有正月不郊此等何以解之孟獻子之言郊之一端也不可以

章

此槩也月令孟春元日祈穀于上帝月令成於秦之呂不韋皆無稽之言不令於聖經一無可據者也且祈與祀不同曰祈則非郊祀也孟獻子之言因祀兼祈之義亦足以見祈農事之非郊之本事也顏逵依鄭說以章服之異證其別古註牴牾有如此者不足恠焉然山陰陸氏辨之曰周禮祭天王乘玉輅建大常特牲祭天王乘素車建大旂則祭天之禮有兩旂兩車也蓋乘玉輅建大常者即道之車也祭之日馭之以適郊乘素車建大旂者即事之車也祭之時馭之以赴壇何其然也曰巾車王之玉輅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以祀則凡王之祭祀無所不乘矣祭天者禮之至也而乘汎祭之玉輅以祭之以物則非文以志則非敬非禮意

故知乘素車、建大旂以祀之、而玉輅者、乘之以適郊、固有兩車也。○鄭玄六天之說、不經之甚者也。後儒斥其非、然上帝五帝之說、憤憤皆不知古之道、妄以臆測天者也。夫帝者天神之名也、以體謂之天、以神謂之帝、帝即天、天即帝、未始有二焉。陳氏因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謂天與上帝別也、此亦讀周禮不熟而失之也。典瑞言四圭祀天、以旅於上帝也、天帝豈別邪、如五帝則五人帝也、夫帝者天神之号也、古之聖人、其六府三事之功、四海之內、萬世之下、莫不被其澤者、其德之高大宏遠、侔乎皇天、故當代各既配之、天以爲帝、夫禘者、天神之而祀之名也、虞夏商周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五帝即四代之祖、所自出也、故各天神其祖

之所自出之帝、而祀之、以其祖配之、與郊天以后稷配之、其義全同矣。後聖雖異代、並尊五帝、與天同焉、故禋祀章服與祀天同之、其兆於四郊、乃郊天之義也、是以自古唯五帝、擅帝號焉、合之、則五帝祖宗、歷代歷世之王、皆與天爲一分之、則郊之禘之配於禘、配於郊、祖之宗之、兆於四郊、祭於學、先王所以尊天尊聖人、仁民而制禮之意也、而五帝四代之所禘、唯黃帝與學而已、加顓頊堯舜以爲五帝、王肅以爲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頊、此依月令、未知然否也。後儒不知古、以五帝爲五方神、經傳無文言之者、獨月令、月令杜撰、因以取信、多見其不知道也、卽有方神、而聖人祀之、應如名山、名川、司鎮、司盟、五祠之神也、既信月令、而月令五方神之号、與五

人帝同，則與王肅以五人帝為五帝合，而揚氏駁之云：有天地則有五行，四時有五行，四時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也。果以五人帝為五帝，則五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乎？如此說，則月令之天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者，果何物乎？若云按周禮之兆於四郊，而不按月令乎？周禮云四郊，而不言五方，夫方神可有之，然以五帝為五方神者，大非也。且五行者，共人物並生，為民利用厚生之材也。虞書洪範所言，皆是己，豈有氣乎？豈有神乎？為有氣有神者，秦漢以後也。古昔五行之神者，聖人立五行之官，以佚敷教，以其有功於民，配所食之辰，而神祭之，如食商、食參是也。不唯五行也，凡有民功者皆然，如實沈、臺駘是也。皆是神人，而非神物也。六府之中，后土田

正其功配天，故神句龍、后稷而祀之，社稷是也。其尊非四正之等也。故五行除后土之外，蓋與風師、雨師共在羣神之祀典也。如五方之神，應四嶽之類也。儒者不原於古，按秦漢巫蠱之說，更又附益之，依然鄭氏之陋也。且程頤所謂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耳。揚氏則云：帝者氣之主也。又云：天猶性也，帝猶心也。五帝猶仁義禮智信也。其數弄天帝，至此大不敬，不容誅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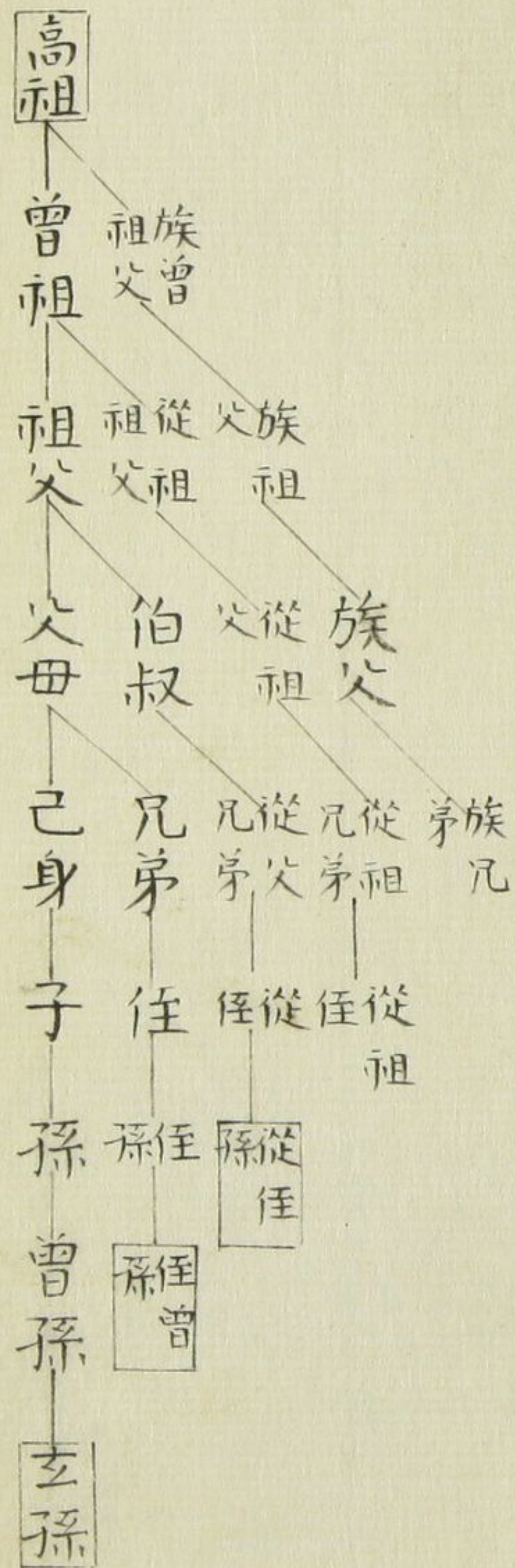
○六年牲牲肥腍

折衷曰：杜云，牲純色完全也。周禮牧人職云：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牲，鄭司農云：牲，純也。鄭玄云：牲，體完具。杜兼用注之。按周禮下文云：凡時祀之牲，必用牲物。凡外

祭毀事用尢可也。牲對尢則是純色也。牲何用不完具。玄說非也。但上文之牲牲只是牲而非差別之也。此之牲牲亦然矣。脂完備也。故下文云其備脂咸有者。叔脂字也。杜訓肥非親其九族。

傳遜云杜云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女妹之子女子之子非已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陸從戴歐陽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之說愚謂二說九族之是非固未暇辨但此指國君而為言則外親共姑之子等皆在異國或為臣下待之自有體未可槩云親之也故從鄭玄自高祖至玄孫九世之說又竊怪穎達正義中以高曾曾玄皆不能於一身備有豈能親之殊不思國君宗室繁衍高曾雖

亡與高曾一代者或高曾之子孫非高曾族乎曾玄雖無與曾玄為一代者豈無曾玄族乎折衷曰傳說甚允當今從自高祖至玄孫九世之說此說又出孔安國古文尚書傳故穎達云古尚書說而傳遜云從鄭玄者孔注尚書東晉始出于世故後儒或不信焉傳意蓋前漢只戴歐陽之說已九世之說鄭玄實始於之云爾



右孔鄭九族說如此皆五服之親也但儀禮喪服上無高祖下無玄孫侄曾孫從侄孫謹按既有族曾祖父母則當有高祖父母有從祖侄則不可無從侄孫及侄曾孫玄孫也而高祖玄孫無之者已之生不相及也服既立五等不可無族兄弟則有從祖侄固其所也不立玄孫則侄曾孫從侄孫從省可知矣

齊人饋之餼

折衷曰此聘禮所謂饗餼也杜止為饋肉疎也其云生日餼亦誤

善目為謀

杜預云言獨繫其身謀不及國

折衷曰諸家非杜云以成敗論人故凌則云掘其實而贊之然味自為字君子非無意於此但杜以後視之故改解

遂辭諸鄭伯

杜預云假父之命以為辭

邵宝云娶妻必告父母故告諸鄭伯而辭之杜註非

折衷曰上有固辭今又辭於父諸家讀傳也疎矣

接以大牢

傳遜云杜云以禮接夫人重適也疏云接作捷以母虛為之補虛彊氣其說本強又以接作捷其矯假殊甚考之禮經謂以大牢之禮接見太子非夫人也接夫人鄭玄之說陳澧已辨其謬且下云卜士負士妻食皆以太子言則接必非夫人

矣

折衷曰傳說大是

不以國

顧炎武云解國君之子不自以本國為名焉有君之子而自名其國者乎改云若定公名宋哀公名蔣

折衷曰顧說極是

不以隱疾

折衷曰凌說與杜無異也然明暢故取之

以國則廢名

杜預云國不可易故廢名

折衷曰杜解與他句反且既名豈可廢乎且廢名則諱何物

乎若以不諱則可曰廢乎顧炎武云謂若秦莊襄王名楚改楚為荆亦非也秦則然矣然當時不能改他國之名也此在自國而廢他國之名也

先君獻武廢二山

折衷曰杜解其事見國語弗公之世二公親盡久矣范獻子何慙焉國語以此傳附會無疑矣

與吾同物

折衷曰同何物其可知乎杜云謂同日抑史記安可信

公告不能

折衷曰公之不能亦不知何故杜云公無寵於王故可謂鑿矣

七年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

杜預云辟陋小國賤之禮不足故書名也。

趙鵬飛云二國為楚所逼失地而奔以朝禮見書朝以失國書名左氏賤之之意亦或以此。

折衷曰杜氏稍可但不得其意故云賤之禮不足故改解趙氏臆度不足言賤之之辨左僖元年折衷。

八年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

顧炎武云君謂隨侯王謂楚王兩軍相對隨之左當楚之右言楚師左堅右暇君當在左以攻楚之右師李雲霽曰桓公五年繻葛之戰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入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是以左當其右右當其左之證也來按此說雖巧然

左恐在

玩傳文語勢君字仍指楚君為當。

折衷曰不云王而云君顧氏為隨侯亦宜也然左文當例當曰請君左且必縣斷之辭則君指楚王為是。

九年三逐巴師不克。

孔穎達云三逐巴師謂鄧師逐巴師也不克謂楚巴不能克鄧故鬪簾設權以誘之。

折衷曰傳文語勢鄧人不克也杜亦為然故二甥之解在不克之下孔氏不得杜意為楚巴不克其意始不克以權而後得克傳本挾楚而言且以下文夾攻之觀之則正義似得之故始余從之後熟思之鄧逐巴之時楚師未下手巴雖見逐猶未敗於是楚潛陳巴師之中得誘而取克則鄧師不克也。

文亦順今改之

○十年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

折衷曰呂祖謙以為虢國大夫未見孔疏也虢公雖有土之君為御士於周親執政是其屬大夫凡云屬如君臣傳中往往見之故曰其大夫呂氏不知古也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杜預云人利其璧以璧為罪

折衷曰杜註殊不明了故改解

無厭將及我

杜預云將殺我

傳遜云好利無厭者當得禍患叔以母弟必連及之爾

折衷曰杜注過刻也傳說大迂懼禍之及則避之耳烏乃伐之此言求我物而無厭乃應至求我身也是喻言故怒遂伐之

先書齊衛王爵也

杜預云春秋所以見魯猶秉周禮者

折衷曰如說則他先書王兵似不秉周禮書此不足為見後鄭之秉周禮也皆不得得意也

○十一年齊衛鄭宋盟于惡曹

孔穎達云丘明作傳本以解經經傳不同皆傳是其實今傳有宋而經無宋知是經之闕文宋為大國傳處鄭下是史文舊闕傳先舉經之所有乃以闕者實之故後言宋耳非謂盟之

序例宋在下也。服虔以為不書宋，宋後盟，宋若後盟，盟本無宋，傳不得言齊衛鄭宋為此盟也。傳之上下例，不虛舉經文，舉此盟者，為經闕宋故也。

郭登云：十二年，宋辭平，是宋終不肯與鄭為平也，豈有與鄭齊衛同盟之理。蓋傳衍一宋字，非經闕也。

折衷曰：正義似明切而非也。此盟，即後三國結好，以賓魯也。傳詳記郎事，結收虛舉經文，以示其義也。桓弒隱而立，懼諸侯之討已也，便求修好於鄭，傳明其意，虛舉經文，書元年春，公即位，修好於鄭，亦此例，皆非叙經文也。而此乃郎傳之結尾也。經無宋，則是衍文，明矣。本自班爵起，果經闕，則傳當序齊上，何為宋之故。處鄭下焉，是後魯為鄭屬，頻與宋盟，亦是

宋不與此盟之證也。郭登則大非也。宋莊公自鄭立，鄭今猶莊公在焉，未聞相仇也。十二年，辭平，為貪厲公之賂，而事在後，豈可以彼證此乎。可笑之甚也。

成軍以出

朱申云：既成一軍而出。

折衷曰：成軍，謂軍列既定也。必為成一軍，非

三公子皆君也

杜預云：子突、子亶、子儀之母，皆有寵。

林堯叟云：皆將執寵以為君也。

折衷曰：三子後皆為君，故以此當之。雖不可知，而多當然也。但其解殊不暢，故改解，林則非也。

○十二年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杜預云數盟則情疏情疏而憾結故云長亂
折衷曰亂長傳為無信故杜意由數盟非也

絞小而輕

折衷曰下云輕則寡謀是輕率之義也凌氏為輕敵非也

及○十三年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

折衷曰杜注後地期不及其戰抑孔穎達正義則注之不字
為衍文但林本亦有不字凌推隆為不及其戰今詳傳文曰
後也不及戰也經言及戰似與接戰故傳由鄭說之以見其
不接戰也

○十五年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

杜預云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女以為疑故母以所生
為本解之

折衷曰女之問非由有天父天夫之教為疑母之答非以所
生為本解之此本不須解自明故削之

雍氏舍其室而將烹子於郊吾惑之

朱申云雍糾將棄我妻室而烹祭仲以祭之郊

折衷曰朱說大謬既對父曰欲烹子則何言吾惑之證夫之
惡故不明言而曰惑且祭郊者何物乎鄭猶不得郊沉雍氏
且郊而可用人乎

○十七年及齊師戰于奚疆爭也

折衷曰此微事不至結怨故傳始云疆事也又詳錄公言以

背
明其意既非侵伐故經止書戰也杜不之知拘例云皆陳曰
戰又云齊皆盟而來公以信待故不書侵伐非也

祭人召蔡李于陳

凌稚隆云鄭夾際謂蔡侯無嗣國人召其弟于陳而立之是
為哀侯獻舞是李即獻舞也何休氏又謂蔡侯欲立獻舞而
疾李李避之陳蔡侯卒李歸奔葬無怨心是以李與獻舞為
二人也紛、諸、姑闕其疑可焉

折衷曰玩傳意李為獻舞無疑為二人何休之臆說

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

杜預云底平也謂平歷數

折衷曰底者致自是其訓也底礪也故杜云平也非正訓此

不得傳意也

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杜預云日官平歷以班諸侯諸侯奉之不失天時以授百官
折衷曰杜泛言歷官之事非也底日與授百官同義不失日
與禮也互文傳言官之不宜失日以見官失日而史不書于
策之由不然則於經失日傳何言之杜不知故底訓平

公子達曰

折衷曰杜云魯大夫蓋以二年哀伯當之也哀伯公孫而非
公子以為魯人為鄭人未可知也

十八年無所歸咎惡於諸侯

折衷曰無所歸咎惡於諸侯八字一句讀咎惡殺君之咎與

惡也。諸家必言字絕句不成語。左文未有如是者。至訓惡為恥辱則大誤。此以除字為除恥辱也。桓公見弑於齊。豈殺一彭生之所能除恥辱邪。除是除彭生也。按彭生為卿。不為卿。未可知。又大國之公子。雖非卿。或書之。又雖卿。不告則不書者。有之。殺彭生策之所諱。所以不書也。凡此策。不下詳款為可。杜云不書非卿。反惑人。

兩政

杜預云臣擅命

折衷曰兩政者不專任也。如王貳干號是也。杜非文意。

春秋稽古卷四十一 折衷第七傳二

春秋稽古卷四十二

皇和 安藝 平賀 晉民房父 著

折衷第八傳三

莊公

元年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

杜預云文姜與桓俱行。而桓為齊所殺。故不敢還。莊公父弑。母出。故不忍行即位之禮。按文姜未還。故傳稱文姜出也。姜於是感公意而還。不書。不告廟。

折衷曰。察事情。桓公前年十二月葬。不以時葬者。待文姜還也。蓋桓公尸還。而文姜不敢還。莊公母在齊。於義不可也。乃不葬而懇請其歸。文姜不得已而還。既葬。文姜又將往。魯人

強留文姜不聽以是故不得行即位之禮傳亦以文姜出故
本于初出也至三月文姜遂奔齊於是傳之出以成實矣杜
為實未還三月有出奔則云感公意而還文姜縱淫豈其然
乎傳文簡畧故杜不知而為之說也

顧炎武云解文姜未還拋下夫人孫于齊則固在魯矣改云
繼弒君不書即位臣子之情所不忍也左氏未得其旨而見
下夫人孫于齊之文所謂緣此不忍書耳

折衷曰此公穀之說也能言不忍而不知所以不忍也文姜
誠可惡然子而不能絕其母莊公父死而母不在不忍有甚
於是者乎夫即位者固之大典故既葬則行其禮史亦仍書
之策也繼弒君不書即位者出于何典且春秋本不書乎曰

書者孔子改之乎國君不當見弒者也故周公不建不行即
位之禮明矣況策書之法乎後之史官不問行即位與不行
以己意推臣子不忍之心不書于策是乃僭妄之甚史何敢
焉心不然矣孔子非魯之臣民乎假令以臣子不忍之心戒
世而為之黜先君既成禮先史既書者以取僭竊罪孔子決
不為之矣凡為此說者所以皆不知春秋也莊公不行即位
之由前既辨之傳文略而不備焉耳公穀不知安設說顧氏
因以左氏為不得其旨可笑之甚也

不稱姜氏絕不為親也

杜預云於文姜之義宜與齊絕而復奔齊故於其奔去姜氏
以示義

折衷曰公穀以下諸儒盡謂共魯絕杜作之甚好又其不與
弑亦或有之但欲必凡貶故謂夫人宜絕而不絕是以史去
姜以示義猶未得經意也文姜淫而桓公殺于齊諱之未見
之經今文姜出不得不書於是淫事宣露故去姜如非齊親
皆為國諱之耳孔疏述宜與齊絕云婦人為夫斬衰三年為
兄大功九月今兄殺已夫於文姜之義宜與齊絕觀叔例所
言杜意曾不然矣凡縱淫不擇處女寡婦皆是不義沉夫在
而淫于他又其與兄淫服之輕重何為可謂愚論

劉原父云謂魯人絕文姜不以為親乃中禮爾然則母可絕
乎宋襄之母獲罪於君歸其父母之國及襄公即位欲一見
之而義不可得作河廣之詩以自悲然宋襄亦不迎而致也

絕

為嘗獲罪於先君不可以私廢命也孔子論其詩而著之以
為朱姬不為不慈襄公不為不孝今文姜之罪大地不為親
何傷於義也

折衷曰此不通之論原父安知禮姜是齊姓去姜於魯何以
為絕哀姜孫于邦不去姜姜非邦姓也宋母先君絕之襄公
欲迎之義不可得也文姜先君未絕而死莊公欲絕之恩所
不能也事本異矣劉強一之且河廣傳者之杜撰無根之事
詩豈有之乎

○三年溺會齊帥伐衛疾之也

杜預云傳重明上例

折衷曰翬疾背命此疾與雙故重以疾之叔經非明上例又

非言例

○四年荆尸授師子焉

折衷曰：荆尸及子，於古皆無所考。杜云：尸陳也，荆亦楚也。更為楚陳兵之法，揚雄方言：子者，戟也。然則楚始於此，參用戟為陳，未知然否，不敢以注，姑寄于此。

蕩王心焉

杜預云：楚為小國，僻陋在夷，至此武王始起其衆，僭号稱王，陳兵授師，志意盈滿，臨齊而散，故鄧曼以天地鬼神為徵應之府。

折衷曰：鄧曼云盈而蕩者，謂楚也。故下云：師徒無虧，國之福也。其意謂：天今虧楚之盈滿，使王死，止于此，則國之福也。杜為武王一身之事，故云志意盈滿，非傳意也。

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斃喪

孔穎達云：莫敖既與隨侯盟，且又請隨侯為會，禮於漢水之汭，而我還楚也。隨侯畏楚，遂從莫敖為會，禮會訖，隨侯因濟漢還國，而後斃王喪也。

林堯叟云：請與隨為會于漢水之曲而歸，示隨不疑。

折衷曰：傳除道梁澐，至濟漢而後斃喪，盡為秘王喪，欺隨之計也。二家緣隨畏楚為解，故其義皆失。凡兩軍對壘而成要，當兩主親盟，方今楚彊盛，故莫敖迫隨請涖盟，隨素畏楚，不敢不聽。雖然，隨亦當使人涖楚軍，與王盟，故避之，且欲引軍而去，故又請兩主為會於漢汭，隨又聽之，故不從楚，遂得引

軍而去也。濟漢無復所懼，故發喪也。若隨侯從莫敖而至，則與王尸會乎？又隨知王之死，則豈不伐而止乎？又請會者，欲使隨不疑也，非示隨不疑。

○五年郕犂來朝，名未王命也。

杜預云：未受爵命為諸侯，傳祭附庸稱名例也。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為小邦子。

折衷曰：若為附庸稱名例，則於儀父奉之，何又重祭之？儀父犂來，後皆為諸侯，故皆以未王命言之，此非例也。附庸稱名於儀父，示之，此稱名互發之，而亦非例也。

○六年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投弗強。

杜預云：譬之樹木，本弱者其枝必披，非人力所能強成。

顧炎武云：不謀猶言失計，不知黔牟之不足與立，是不謀也。知其為君之孤立而無功，則不能自強而有其國矣。

折衷曰：杜注憤々，似不知本文者也。故顧氏改解，其說大謬。以不謀為失計，既是強，且與下弗強語意不應。以上句屈二公子，以下句屈黔牟，皆不知而強為之說者也。林說得之曰：不知其本之可託，不謀其事是也。但其解不明暢，故改解人將不食吾餘。

傳遜云：杜云言自害其甥，必為人所賤，此解寬而不切。愚謂三甥欲置毒于飲食中殺之，故鄧侯云然。

折衷曰：本文餘字重，傳說雖切也。於餘字寬也。且本文之意止云享人而殺之，誰食吾餘者乎？而云毒殺之，鑿金亦已甚矣。

折衷曰凡傳記當年之事自往年序之皆一貫之文也杜限年裁割以為別序如此傳共下文一連無可議者故孫續云此句當屬下而杜云為殺無知傳何不思之甚也果然則何不月亦限之如十四年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以為七月楚人蔡傳乎莊傳中下文棠丘之役宋人背北杏之會秋諸侯為宋伐郟初楚武克權初王姚嬖于莊王秋丹桓宮之楹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樊皮叛王皆與下一疑之文也於中王姚之餘連於二十一年杜大致無味余復曰經傳各別而杜所割者皆并之

○十年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
杜預云必盡已情

折衷曰情者情偽之情也若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皆謂訟者之情此言察訟者之情偽而斷之不使有枉冤也杜誤

忠之屬也

折衷曰周禮立智仁聖義忠和六德以為六官之材忠司寇之材也物茂御云民之懷詐獄訟之情難得彼此構怨苟非能體其情則不得其平故忠為司寇之材此云忠之屬也即是也杜云上思利民忠也可笑

十一年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

孔穎達云御說明年為君之後方始聞之聞之時已為君故

云是人宜其為君也。傳以御說。有禮故以此言實之。
折衷曰。如為君之後聞之。則傳必以及其即位言之。且不可
曰公子御說也。孔說非也。孔又以文仲達為一人。按是宜為
君之是字。承文仲曰公子御說之辭也。之言。且一時之言。不
可重言臧孫達曰。乃為二人。無容疑也。邢苗何所批。以達為
文仲之祖。按文仲蓋哀伯之子。其祖乃僖伯也。僖伯死於隱
公之世。豈其達乎。孔訓宜為君。以為宜乎其為君也。故誤。

○十二年蕭叔大心

孔穎達云。卿大夫米色之長。則謂之宰。公邑之長。則曰大夫。
此則是宋蕭邑大夫也。以廿年有功。宋人以蕭邑別封其人。
為附庸。二十三年。經書蕭叔朝公。附庸例稱名。故杜以叔為

名。

顧炎武云。大心當是其名。而叔其字。亦非蕭大夫也。二十三
年。蕭叔朝公。解曰。蕭附庸國。叔名。按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宋
戴公生子衍。字樂父。裔孫太心。平南宮長。萬有功。封于蕭。以
附庸。今徐州蕭縣是也。其後楚滅蕭。

折衷曰。有兩蕭。一附庸。一宋邑。考證詳見宣十二年。經楚滅
蕭。折衷。此蕭是宋邑也。諸家以為一。皆云宋以是功。封為附
庸。皆以已意附會。唐書最甚矣。孔子曰。夫顯史。先王以為東
蒙主。然則雖附庸。非所諸侯得擅立也。且時勢不應宋割地
而立附庸也。

○十四年傳瑕殺鄭子及二公子

杜預云、鄭子見殺、不稱君、無謚者、微弱、臣子不以君禮成喪、告諸侯、

折衷曰、杜每言、弑立之君、既會諸侯、則位定、鄭子既稱伯會諸侯、今雖厲公不以為君、仲尼何不稱爵、書者秋、且子儀在位十四年、為君已固、未見其微弱也、又由原繁之言、則鄭人既奉為君、而云、臣子不為君、誣矣、○按昭十一年、申無字曰、鄭京、櫟、實、殺、曼、伯、者、謂、此、也、隱、五、年、云、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子、元、顧、氏、既、為、厲、公、曼、伯、亦、是、鄭、子、也、鄭、子、名、子、儀、字、曼、伯、彼、傳、並、稱、其、字、曰、曼、伯、子、元、

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服虔云、蛇、北、方、水、物、水、成、數、六、故、六、年、而、厲、公、入、

折衷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秦漢杜撰之說、古何嘗有之、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

杜預云、尚書洛誥、無若火始燄燄、未盛而進退之時、以喻人心不堅正、

凌雅隆云、厲公掘櫟、而有復國之勢、實由子儀不自強正、使厲公有此氣燄、

傳遜云、杜以燄燄在忌人者而言、夫忌人則其氣歉矣、何燄燄之有、尚書云、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蓋始微而終不可遏之謂也、愚謂、此指所忌者、今勢雖微弱、而終將疆大、如火始燄燄耳、故僭以意改之、若陛下用顏師古言、人心之所忌、惡者、其氣燄々、馴至於災、尤誤、

折衷曰、三家皆誤、此緣謬解洛誥之文、獨林叟得其意、故取之、蓋燄燄火盛貌、其在洛誥、言譬如火始燃、猶可撲滅、及其至燄々、則所灼無不至也、杜以燄為火之始、可進可退之時、故以喻不一定之心、曰不堅正、是以致傳之規、然以燄屬子儀、猶可也、如傳屬厲公、則大謬矣、傳文意、人以所忌之氣、燄故取妖也、若以燄為厲公之彊、大則無可致妖之由焉、而取之者、何物乎、可謂不通之論也、其曰忌人者、其氣歉矣、此固然、然此謂其歉氣之盛、燄々然也、曰人之所忌、其氣燄々、其氣非歉氣而何也、凌說餽塗不足言、

傳瑕貳

傳遜云、杜云言有二心於已、是謂雖事子儀而有二心於已、

如漢高之斬下公者、非也、下云、納我而無二心者、許以上大夫、蓋言瑕雖納我、而中有二焉耳、

折衷曰、二氏之說、皆非也、曰傳瑕貳者、厲公前已立為君、及其出也、原繁傳瑕、並留而不從、今又事子儀、故云尔、原繁答辭、皆與此符、獨言傳瑕者、不敢斥也、如傳說則周不常刑、厲公不得言之、

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

折衷曰、此傳難通、朱申凌推隆、以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為一句、劉繼莊馮李驛、吾皆許之、為句、上大夫之事、為句、吾願與伯父圖之、為句、朱凌二氏之意、以許之為句、則未知許以何物、且下文原繁答辭、有以官爵行賂之言、故為許上大夫、

劉馮二氏則謂上大夫屬上則未知共伯父圖何物故為圖上大夫之事按欲以官爵餌之則原繁蓋既為卿矣何以中大夫以下為言若為圖上大夫之事亦漫漶焉此是責原繁之辭下文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可以見也諸家皆為共原繁謀議事果爾當云吾請共伯父謀之也願字非左氏之法圖字非其義下文且字為無謂皆非也竊謂傳文有衍字有闕文蓋吾皆許之為一句上字衍文大夫之事吾五字為一句願與為一句此中有闕誤伯父圖之為一句許之者謂許舍而不答之也古文簡奧故只以許之為言也言因納我而如傳瑕有二心者既伏其罪矣其他無二心者吾皆許而不問焉暗見其餘可答者有原繁一

人也下文蓋言凡諸大夫之事吾而有二心者吾願與之同因乎又暗指原繁也伯父圖之凡傳中圖之之言皆使自裁斷之辭言伯父圖此義而自處置焉如斯而文理協焉故今敢以此意注之以俟君子之正

伯父無裏言

折衷曰杜云無納我之言劉繼莊云裏言猶衷言也並不解貼故改之

宗祀

折衷曰說文云祀宗廟主也杜之誤顧寧人於哀十六年反祀于西圃引戴侗說辨之

莊公之子猶有八人

折衷曰以猶字觀之顧說極是

繩息媯

孔穎達云字書繩作繩字從言訓為譽

折衷曰蓋繩繩音義通

○十八年陳媯歸于京師實惠后

杜預云魏晉朝王鄭伯又以齊執其卿故求王為援皆在周
倡義為王定昏陳人敬從得同姓宗國之禮故傳詳其事
折衷曰此年陳媯歸于王子帶之亂胚胎于此故傳故記之
曰實惠后以示之乃是此傳之主意也鄭伯求王為援或有
之其云得同姓宗國之禮故詳其事者非也
不言其來諱之也

杜預云戎來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

折衷曰如杜解則不知也非諱之且人侵已困而有不知者
乎杜以追字云然諱來則不可曰禦故言追

○十九年鬻拳可謂愛君矣

杜預云言愛君明非臣法也楚能盡其忠愛所以興

傳遜云蓋左氏實弔拳為愛君而杜乃曲為之解以合義耳
折衷曰杜不能闢何休之難故云明非臣法耳以不知古故
也傳非杜而亦言以合義猶之不知耳余破何休在禦侮

葬于經皇

折衷曰杜說於古無所見然楚寢門有室皇則此恐是冢前
闕故且從杜

○二十年樂及徧舞

杜預云皆舞六代之樂

折衷曰備六代之樂為徧舞或有之然定以徧舞為六代之樂未見所出我不敢從

○二十一年享王于闕西辟

折衷曰經傳有觀者有象魏者漢儒皆以為闕故杜云闕象魏闕字此外無所見未知然否服虔云西辟西徧也孔疏云當謂西觀之內道之西也凡此等今不可知則不如闕疑

王與之武公之畧自虎牢以東

杜預云畧界也鄭武公傳平王平王賜之自虎牢以東後失其地故惠王今復與之

折衷曰武公之畧似有所指不可直以界言之平王賜之亦臆說亦屬闕疑

王巡虢守

折衷曰本作巡守虢林一本同此林本又作巡虢守凌本同之而云巡行虢國所守之地也天子之行曰巡守自古之言也故孟子云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所守孟子言其義也傳何舍成語而以義言之乎後人因孟子改之耳凌氏從之亦僻於孟子故也杜孔林其意皆當巡守虢今從之

鄭伯由是始惡於王

折衷曰鄭伯孔疏為文公賜爵巡守之時而在厲公沒後疏為文公是也

〇二十二年翹翹車乘

顧炎武云杜解云翹公遠貌傳氏曰高貌按詩翹々錯新錢氏曰翹々高竦貌此於車乘亦當訓高折衷曰顧說是也

飲桓公酒

杜預云齊桓賢之故就其家會探主人之辭故言飲桓公酒孔穎達云春秋之世設享禮以召君者皆大臣擅寵如衛公叔文子宋桓魋之徒始為之耳為之非禮法也敬仲羈旅之臣且知禮者也必不召公臨已知是桓公賢之自就其家會也據敬仲為主人辭故言飲桓公酒耳折衷曰孔氏能得杜意按君飲於臣不可必禮也亦不可必

非禮也曰必不召公臨已則非也何則薛公之臨已則易矣拒以火繼之則難矣均之非禮也為其難而不為其易敬仲雖賢也必不然矣豈可以傳僅見公叔文子桓魋乃為非禮邪杜挹主人之辭固強故皆削之

臣卜其晝未卜其夜

孔穎達云詩云厭厭夜飲在宗載考鄭玄云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則成於庶姓讓之則止引此敬仲之事云此之謂不成是言敬仲非齊同姓故不敢也

折衷曰君子以不使淫稱之而不問晝夜鄭氏以與詩不合謂同姓夜飲異姓則否是亦其誤者已先王之制晝飲夜飲君之飲臣臣之飲君宜各有其禮也杜謂夜飲定為淫樂亦

誤矣

不繼以淫

林堯叟云淫沈湎也凌說同

折衷曰淫字義未說得之

陳厲公蔡出也

杜預云姊妹之子曰出

折衷曰杜批爾雅然凡經傳無姊妹之子直云出者又傳中

有不通者爾雅母乃因此傳而言乎凡爾雅誤者甚多

遇觀之否

折衷曰劉炫之過穎達規之是也○孔穎達云易之為書撰

者求爻重爻為卦爻有七八九六其七八者六爻並皆不變

撰著

卦不總為之辭名之曰象其九六者當爻有變每爻別為其

辭名之曰象不變者聚而為象其變者散而為象晉氏謹按

撰著立七八九六之數京房亦言之乃知九六為變七八為

不變者上古相傳而然也故彼土之人無異論矣此方近

世不用七八之數先撰著求本卦更又撰著求變卦而割大

傳之語以附會倣然曰我得古易之法者尚有之此以左氏

之筮無二爻以上變者與易三百八十四爻言九六而不言

七八與大傳無言及七八者也殊不知左氏艮之隨五爻變

也乾之坤六爻變也爻必言九六以有七八之證也何者爻

言變者也無變者不用爻故特言九六以非七八也若無七

八則何故言九六乎大傳不唯七八也九六亦不言之然左

氏有艮之八是其言之者也。若變卦各自揲著則無不變者。左氏韓原之戰秦穆筮得蠱此無變者也。又衛立君元孟執並筮執得屯之比元得屯不變此等何用解之其杜撰可以見矣。但易變爻為主乃雖變多而所用不過一爻如五爻變則不變為主如艮之隨是也。六爻變六十四卦唯有乾之坤坤之乾其他無之。故乾坤特設用九用六之辭。朱熹六考占亦誤之大者也。庶學者守曰法而不為浮說所惑故備言之。揲著占考之法余別有成書。

坤丘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

折衷曰風為天於土上山也。一句讀言風吹來高大如天物而著土上凡土上之大者莫山若焉故曰山也矣土也風也。

天也山也者坤巽乾之象也風為天於土上其卦象也山也者取義也諸解因有艮象天字為句若此則於土上三字不成義且巽風也為句語其誤自漢既然京房曰二至四為互體三至五為約象其說本于此傳而攝致者也蓋其意第四爻變者降至第二爻第二爻變者升至第四爻第三爻變者升至第五爻第五爻變者降至第三爻以為之卦遂立互體約象之目今又變二至四為下三至五為上以成一卦稱為互體自京房杜撰展轉至如此獨魏鍾會不信互體為有見識矣凡諸如是等之事皆緣不明文義可歎矣哉。

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

杜預云山則材之所生上有乾下有坤故言居土上照之以

天光

折衷曰、杜祗就民象言之、是依互體取之、本文不曰山有材、而曰有山之材、可見非卦象

庭實旅百

杜預云、艮為內庭

折衷曰、說卦艮為門闕、艮山也、門闕巍々如山、故取象、庭自是坤象也、杜強為艮象、改門闕為門庭、亦惑於互體也、猶有觀焉

林堯叟云、觀感而化、非朝夕所能、故曰在後

折衷曰、林依易辭而穿鑿、大非也、杜說穩當、宜從、凌氏何意取林

風行而著於土

折衷曰、服虔說是也、但本文意明、不須注、故舍焉、正義一說、大鑿矣、不足言、故不舉于坎

山嶽則配天

杜預云、變而象艮、故知當興於大嶽之後

折衷曰、此釈有姜姓之辭、上曰、姜大嶽之後也、承之曰、山嶽則配天、是分明山嶽指姜姓、而天指筮者得乾象也、凡地上之物、唯山嶽足配天、故以得乾為有姜之象、本文則字以見他不足配之、杜不依文而解、徒拟艮象、以山嶽為筮者、配天為其功、大乖文義、亦為互體所惑也、顧氏雖知山嶽之配天、不能釈本文

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

杜預云得大嶽之推則有配天之大功故知陳必衰
折衷曰卦象之義既盡矣以占者以意言之以物莫能兩大
起文杜屬上為說大之義大謬矣夫得大嶽之推何以有配
天之大功且配天之功非天子不得言之皆暗文義之所由
致誤也

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杜預云陳完有禮於齊子孫世不忘德德協於卜故傳備言
其終始卜筮者聖人所以定猶豫決疑似因生義教者也尚
書洪範通龜筮以同卿士之數南蒯卜亂而遇元吉惠伯答
以忠信則可臧會卜僭遂得其應丘明故舉諸縣驗於行事

者以示來世而君子志其善者遠者他皆放此

折衷曰杜說如亡害然本不知易不知聖人之教且不信
卜筮故引洪範南蒯臧會謾為左氏有意於記之娓娓言之
無用之言也故削而改解

二十三年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

杜預云貢賦多少

折衷曰貢賦多少何與整民之事

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

折衷曰諸家以為爵同者則以年齒長幼為次序正義以為
國之大小皆失大意上云夫礼所以整民也故言朝所以正
班爵之義以教民長幼之序也故曰帥

征伐以討其不然

折衷曰杜以不然為不用命疏也

去富子則辱公子可謀也已

折衷曰富子似人名蓋晉侯寵而二族所疾者也去之則得由而問二族焉富強者而云去富子少似迂然亦通故兩存

二十四年儉德之共也

杜預云以不丹楹刻桷為共

林堯叟云司馬公訓儉文引此言儉者上下共行之德而後漢翟輔疏亦引此作恭

折衷曰共字甚難解為恭為共行蓋取義也非木義按對大則洪乎然洪共相通者未見之無已則供乎言供於德者儉

也猶言德之輿今且用此意讀供字

女贖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

杜預云皆取其名以示敬疏云先儒以為栗取其戰栗棗取其具早起也脩取其自脩也唯榛無說蓋以榛声近虔取其虔於事

折衷曰先儒皆以已意言其義與宰我同其過按告虔與章物反應故云不過自不過至告虔也為一句言不過以此物告虔耳諸家脩字為句誤矣

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

杜預云非常鼓之月長歷推之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故致月錯

唯正月之朔慫未作

杜預云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今書六月而傳云唯者明以月非正陽月也

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杜預云日食歷之常也然食於正陽之月則諸侯用幣于社請救於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義

折衷曰杜大謬矣傳曰非常者凡正月之朔日食之則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是常禮也故下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今用牲故傳云然唯正月之朔以下二十三字昭公十七年季子平子之言也錯入于此杜不知之牽強穿鑿下秋大水鼓

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此并日食與大水而發例日食以用牲為非常大水以鼓牲二物為非也除二十三字則其義不明白乎且以唯正月之朔起文非發例之體季平子為以正月非正月故云唯正月之朔此傳何用彼文若失置罔則傳當以此為言者也縱是年有罔古寄於歲末故經無書罔傳亦言之故余斷為衍文傳遜云舍傳者經又取胡氏說而不知其出于左氏顧炎武云季平子之言今載于此恐有誤而不及為衍文者獨何也又按經不曰伐鼓于社則鼓非非禮傳顧并鼓論之非也二十七年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杜預云上之使民以義讓哀樂為本言不可力強

折衷曰杜總不得文意今以凌說易之

亟戰將饑

林堯叟云屢戰以奪農務將有饑荒之患也

折衷曰上曰弗畜也又曰將饑皆譬喻之言也諸家說皆誤

○二十八年大戎狐姬生重耳

杜預云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

折衷曰此批國語國語因楚子之言附會何可信焉但為姬姓之國可也狐其氏也姬傳見其同姓耳

小戎子生夷吾

杜預云小戎允姓之戎子女也

折衷曰陸粲云允姓之姦居瓜州自惠公始誘以來則獻公

時固未入中土何緣得薦女于晉顧氏依陸說傳氏則云戎在要荒自可薦女何須在中土乎但未知必為允姓之戎故名以別種上狐姬稱姓子亦當是其姓也以余觀之上曰又娶二女於戎是非娶於二國者杜分為二國以大戎小戎別之而小戎為允姓之戎此何所批殊不知大戎小戎屬女子謂姊妹也大戎稱狐姬小戎稱子者凡中國婦人之稱以伯仲配姓如孟子叔姬是也有以謚配姓如声子戴媽是也戎狄無稱號直以大戎小戎稱之言狐以章其氏言姬以明晉同姓也大戎著狐姬之字故小戎唯著子字也稱子之義則杜氏得之諸家皆誤其為何戎曷可知焉

賂外壁梁五東閔壁五

杜預云、姓梁、名五、在閨闈之外者、東閨、譬五、別在閨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為獻公所嬖幸、視聽外事、

折衷曰、在閨塞者、雖被嬖幸、豈得間之、而至稱二五耦乎、非朝夕親近、則不能也、今以意改之、

使俱曰

杜預云、獻公未決、故復使二五俱說、此美、

折衷曰、杜說大謬、朱申為晉人、俱曰、下有不亦宜乎、為是、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

杜預云、廣莫、狄地之廣絕也、即謂蒲與北屈也、言遣二公子出都之、則晉方當大開土界、

顧炎武云、杜解非也、都、大邑之名、隱元年傳曰、大都、不過參

國之一是也、傳氏曰、云云、

折衷曰、杜解非文理、顧氏引傳說、大是、今采以注之、

晉人謂之二五耦、

杜預云、二耜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言二人俱共墾傷晉室、若此、

顧炎武云、言相比為奸也、古人共耕曰耦、共射亦曰耦、僖九年傳曰、耦俱無猜、此解云、墾傷晉室、大巧、

折衷曰、顧大是、但耦、从来、其本出于並耕、其他轉義耳、

縣門不發

凌稚隆云、縣門、即今內城吊橋也、

折衷云、襄十年傳曰、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聊

人統扶之以出門者緣此則劉氏千斤剛乃是也凌氏以縣
吊義通為吊橋此豈橋哉非也杜預云鄭示楚以間暇故不
閉城門出兵而效楚言故子元畏之不敢進杜未得子元情
子元豈畏鄭乎

○三十年自毀其家以紿楚國之難

朱申云以家財濟國患難

凌稚隆云楚國之難家強而國弱故子文自減其祿邑之奉
以緩楚國之難

折衷曰朱說不足言凌則似矣然楚前是武王文王相續英
主國勢熾盛家不能強今主幼弱而子元橫肆故自殺執以
防未然也

○三十二年城小穀為管仲也

杜預云感齊桓之德故為管仲城私邑

凌稚隆云按孫明復云曲阜西有小穀城而杜預氏以小穀
為齊邑為管仲城之則春秋為何不保之齊而迺以內辭稱
邪昭十一年傳曰齊桓城穀而宣管仲焉蓋齊自有穀非魯
之小穀也疑有誤乎

顧炎武云小穀不繫齊疑左氏誤范甯解穀梁傳曰小穀魯
邑春秋魯微曰曲阜西北有故小穀城按史記漢高帝以魯
公祀葬項王穀城當即此地杜解以此小穀為齊邑濟北穀
城縣城中有管仲井劉昭郡國志酈道元水經注皆同按春
秋有言穀不言小者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於穀僖二十

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文十七年公及齊侯盟于穀成五年孫橋如會晉荀首於穀四書穀而一書小穀別於穀也又昭十一年傳曰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於令賴之則知春秋四書之穀及管仲所封在濟北穀城而此之小穀自為魯邑爾況其時齊桓始霸管仲之功尚未見於天下豈遽勤諸侯以城其私邑哉

折衷曰諸家考證甚確莫容疑焉顧氏為左氏誤然左氏不

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

杜預云若以甲乙日至祭先脾玉用倉服上春以此類祭之折衷曰其物不知所謂杜以至日按月令親之亦字無謂闕

脾

之可也

神賜之土田

朱申云神有賜虢公土田之命

折衷曰請賜土田於神也若說則與上請命下聰明句不合

史翼曰

折衷曰朱申云史過述史翼之言亦非也

見孟任從之闕而以夫人之言許之

顧炎武云以夫人言為句公語以立之為夫人也許之孟任許公也

折衷曰杜以闕絕句而以夫人言許之為一句固非也顧氏亦未可也闕而以夫人之言七字一句孟任之言許之公之

言也如顧意則而字為無謂

能投蓋于稷門

杜預云蓋覆也走而自投接其屋之牖反覆門上

折衷曰劉炫規杜以蓋為車蓋並是但過於稷門恐不是蓋投之著于門上也孔疏謂車蓋輕而帆風非可投之物也愚謂車蓋雖輕而其物則大也非尋常布帛之比且門亦高大自非有力則不能投之劉說宜從之顧炎武謂投重物易高投輕物而使之高則其人為有力矣亦一偏之論也又引漢書上官桀奉蓋事非其類也

春秋稽古卷四十二 折衷第八傳三

春秋稽古卷四十三

皇和 安藝平賀晉民房父 著

折衷第九傳四

閔公

元年齊人救邢

折衷曰陳傳良云傳言齊桓救邢之緩夫傳何譏之後儒以責人為務凡叙春秋其稱得意者皆是也不可不辨

魯可取乎

趙汭云魯大國非譚遂之比即內亂猶有人焉桓公方以救邢為功豈遂萌取魯之意黃氏謂魯可取以下乃後世附益之辭其說是也

折衷曰魯亂極矣故桓公問之實非有意於取之也趙黃二氏其意甚美矣不似宋儒氣象也然雖湯武非此則不能興否則七十里若百里而得為王乎故仲虺曰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仲孫固引之豈不然乎是以人君懋德天命每常自古之訓也况霸者假德而成已欲乎後世西漢唐宋明非復与三代同日論也

因重固

杜預云能重能固則宜就成之

折衷曰服虔說孔疏規而述杜是也但杜因字之解不綏貼故改之

辛廖占之

折衷曰杜云辛廖晉大夫劉炫以周有辛有為周人而規杜孔疏以辛有之二子董之晉闢之夫一辛姓何必辛有之後烏知其周人晉人乎又辛於晉為董氏况其為大夫乎諸子何不闕不知而穿鑿乎

安而能殺

折衷曰顧炎武云國語車有震武也震有威武之象故曰殺按震雷象固威武之殺非由車也杜注但云殺也故此詳之

二年共仲奔莒

折衷曰愚竊謂慶父叔牙季友同母兄弟也杜因昭三十二年晉史墨之言為莊公同母史墨唯曰文姜之愛子也不言其生焉縱為文姜子年世久遠不知其實且稱季氏過實固

覲

不可拋也。果文姜之子，則友是嫡子。若莊公每嗣，友次當立。此國家之典刑。慶父何得覲，且慶父之施為，有恃友之意。故余斷為慶父同母。莊公雖有子，皆幼弱，般亦非正出。慶父恃叔季同母之親，有欲嗣莊公之志。莊公粗知之，故臨死問後於叔季，試之也。不然則立子，每異論，何故問之？又不問於慶父，其情益可見也。而叔牙以慶父材，答此既與於慶父，故必示其意。季友則答以奉般，又殺叔牙。於是莊公得母而終矣。慶父意無般，則季友附已，乃殺般。季友猶不附，而亦以母兄故不討之。出奔陳，以示其意。慶父猶不悅，然季友不聽，則不得自立。哀姜是齊桓之女，於是以哀姜之言如齊，庶幾齊立已，齊亦不從。立閔公而歸，季友慶父猶意，每閔則季友

叔 曰
不得不立已，又殺閔公。季友仍不從，以僖公適邾，於是慶父知季友終不與已而事不濟，乃自決。與哀姜同出奔莒，乃季友入而立僖公。又請慶父子莒而殺之，以靖亂也。季友不失母兄之恩，終始忠於公室。魯人賢之，故春秋亦嘉以季子書之。或曰：仲之殺般也，友出奔陳。若仲自立，則知之何？寧友力不能討之乎？曰：不然。莊公有多子，而仲覬覦者，本恃三家同母之親也。友不可，則仲不能於有魯國也。曰：然則友以自出，則仲改圖乎？曰：否。只是推親之之恩，不忍討之，而亦知不能自立也。曰：仲叔皆母兄，而獨殺叔，而厚仲，何居？曰：殺之之時，莊公未死，君在焉。此以公姜不得私於親，以君命殺而除其黨，所謂大義滅親，實不得已之事也。不及慶父者，其迹未宣。

辰
露至其殺般殺閔則既無君焉不可私討親故出奔及僖為君而後慶父亦殺之季子之設為進退各得其宜可謂賢矣所以春秋褒之也按書公子貴君命也慶父之知齊奔莒時並無君蓋無君而書公子者見公子而殘害其宗室猶如宋公之弟辰其出也罪公其叛也罪辰之比也

哭而往

面
林堯叟云奚斯難而言故哭而往報

折衷曰奚斯即公子魚公子則亦是桓公之子也蓋此亦同毋故令請憐也哭者哀其死也林說是公年之說非

其名曰友在公之右

林堯叟云凡人以右手用事在公之右當用相魯

景晉云有疑須

馮李驛云友本作友兩又又右手也

折衷曰禮尚右在公之右自是上卿不負言林云以右手用事鄙哉名友在公之右應別有術知之馮氏以友字解雖巧也是謂傳會

不其是懼

共
折衷曰其泛言共君父命孔疏為其上二事拘又告教獻公告教於大子也疏謂大子告教民誤矣

狐突御戎

杜預云狐突伯行重耳外祖父也折衷曰晉語云狐出自唐叔狐伯行之子實生重耳又云狐偃其舅也杜抑之以為偃毛皆狐突之子而為重耳之舅則

突乃伯行而狐姬之父也。莊二十八年傳云：晉獻公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則狐姬戎之女而突者戎主也。夫南面之君捨其國而臣於晉，必不然矣。狐突非重耳外祖父明矣。從亡及城濮之役，狐偃子犯互見，察其情決非一人也。子犯是舅犯，則狐偃非重耳之舅。國語不可信如此也。益狐突晉之大夫，其戎之別族異族，焉可知。要非重耳近姻也。

狐突歎曰

杜預云：歎以先友為不知君心。
折衷曰：突歎大子杜非。

用其衷則佩之度

傳遜云：杜云衷中也。佩玉者，士君子常度。其言泛矣。劉奉世云：佩之合法度，世子佩瑜玉，而綦袒綬的然可挹。
折衷曰：傳辨是也。令用劉說。

受脰於社

器

杜預云：脰，宜社之肉，盛以蜃菹。

折衷曰：周禮大宗伯曰：以脰膾之禮親兄弟之國。鄭玄註：脰，膾社稷宗廟之肉。晉民按：蓋宗廟之肉謂之為膾，社稷之肉謂之為脰。知者宗廟每言脰者，社則有之，均之肉，而或曰膾，或曰脰。何乎？公羊穀梁皆曰：生居俎上曰脰，熟居俎上曰膾。詩曰：為俎孔碩，或膾或炙。又曰：旨酒欣欣，膾炙芬芬。謂宗廟用熟也。大宗伯云：以血祭，社稷五祀五嶽。傳曰：社稷不血

炙

食謂社稷用生也。成十三年傳曰：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脤，神之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凡有戎事，則故宣乎社，而以脤授軍行者也。故爾雅云：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宣。王制曰：天子出征，類乎上帝，宣乎社，造乎祿。又曰：諸侯出征，宣乎社，造乎祿，是也。杜為宣社之肉，則是矣。謂盛蜃器之故曰脤，此批公羊也。周禮掌蜃曰：祭祀共蜃器之蜃，鬯人職曰：凡四方山川用蜃器，而不言社稷，乃宣社之脤，何必蜃器？蓋脤蜃俱從辰，故公羊附會之耳。脤從肉，蜃從虫，豈可混乎？公羊既曰：生居俎，上曰脤，今復曰：盛蜃，其隨意設說，牴牾如是。

不獲而尤

折衷曰：不獲者，指受命於廟，受脤於社二者，故別曰而尤。諸家為不獲常服，非也。

狂夫阻之

劉繼莊云：先丹木就服上，述其曾諫狂夫丹木自謂也。阻之，謂曾諫公之此舉也。

折衷曰：此說於阻字切當，但先丹木曾諫，每根批且以狂夫為自稱，非當時之語氣。難從。

凌稚隆說云：阻遠隔也。狂夫指獻公言，獻公狂惑，以此服遠隔天子，故命之，盡敵而反。

折衷曰：此說迂矣。且指獻公呼狂夫，亦非當時口氣。

遠

狂

服虔云、阻止也、止此服言君與天子以狂夫所止之服衣之、折衷曰、此說文理不通、

傳遜云、杜云、阻疑也、言雖狂夫猶知有疑、如此於本句已覺不暢、於上句亦不相蒙、陸以為有誤、闕之可也、考國語曰、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其言曰、盡敵而反、韋昭註曰、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古詛字、將服是衣、必先詛之、又引周禮為摠考、周禮大司馬方相氏、狂夫四人、則韋之說似為有據、於傳亦順、故姑從之、

折衷曰、觀下尺敵而反、則韋說甚愜、劉炫以玄衣朱裳左右同色、不得為偏衣、為疑、然玄衣朱裳是方相氏之服、而非狂夫之服也、且公所衣、天子之偏衣、是狂夫之服、而非謂狂夫

服偏衣也、雖國語不可信、此必然哉、

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

杜預云、驪姬為內寵、二五為外寵、奚齊為嬖子、曲沃為大都、故曰亂本成矣、

傳遜云、杜說劉炫譏之固宜、又陸云、今按古人接證前聞、皆取其大致、不必事々符同、杜誠大拘、此誠知言矣、

顧炎武云、曲沃即申生所居、豈可謂其生亂乎、祇取內寵嬖子二事、

折衷曰、杜謬、如四子辨之、且二五可謂二政乎、今取顧解以註之、

与其危身以速罪也、

顧炎武云、國語申生敗狄于緞桑而反、讒言益起、折衷曰、掘狐突之言、申生實不戰也、國語以己意附益者、不可以註傳也、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杜預云、蓋用諸侯諒闇之服、

折衷曰、杜鑿亦已甚矣、陸說是、

春秋稽古卷四十三

折衷第九傳四

春秋稽古卷四十四

皇和

安藝 平賀 晉民房父 著

折衷第十傳五

僖公上

元年公出復入

折衷曰、前年公入而立、亂未平而復出也、傳亦不具錄、止云公出復入、云復入、則必然也、或以成季以公適邾、共仲出而八立者、非也、未入以前、一公子耳、不可言國惡也、

諱國惡禮也

杜預云、掩惡揚善、美存君親、故通有諱例、皆當時臣子率意而隱、故每深淺常准、聖賢後之、以通人理、有時而聽之可也、

改
折衷曰、杜意聖賢之心、國惡本不應諱、姑從臣子之情而聽之、故仲尼之春秋、不故而諱之、此大非聖人之心、後之視春秋、杜君猶如斯、況其他乎、

具邢器用而遷之師、每私焉

遷
潰
折衷曰、杜云、皆撰具遷之、每所私取、正義云、邢人漢而奔師、棄其家之器物、師逐狄人、為之斂聚、皆撰具以還邢人、如是而說、遷當作還、徧檢諸家本、皆作遷、一無作還者、則本是遷字、蓋謂遷邢時之事也、杜意文承師逐狄人、其遷邢、下別言之、故云然、如然則遷當作還也、

盟于郟

趙汭云、經言會、傳言盟、傳誤、自同盟于幽、至此九年、齊侯合

五國為盟、无不書之、

折衷曰、會于檀、盟于郟、經畧盟、故傳言盟而備之、諸侯謀救鄭、无不盟之、義、魯史何必書盟、或經于上、脫盟字、亦未可知也、

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

服虔云、虛丘、魯邑、魯有亂、邾使兵戍虛丘、魯與邾無怨、因兵將還、要而敗之、所以惡僖公也、

杜預云、虛丘、邾地、邾人既送哀姜還、齊人殺之、因成虛丘、欲以侵魯、公以莒、求齊、夕送姜氏之喪、邾人懼、乃歸、故公要而敗之、

顧炎武云、魯與邾之尋師、多矣、詐而敗、莒成兵、不必為哀姜

故也。

折衷曰服杜皆以意言安可依顧說雖穩亦漫也傳云虛丘之成將歸者則必有其事今不可得而知闕之可也

二年冀為不道至以請罪于魏

杜預云前是冀伐虞至鄭虞報伐冀使病將欲假道故稱虞疆以說其心冀國名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鄭虞邑河東大陽縣東北有顛軫坂

服虔云冀為不道伐鄭三門謂冀伐晉也冀之既病亦唯君故謂虞助晉也將欲假道稱前恩以誘之

孔穎達云按傳荀息以寶假道公尚慮虞不許則晉之於虞舊非與國若其嘗經助晉則是昔來通好何憂乎不許而諂

室

進國之義室尚畏宮之奇諫乎故杜以為冀自伐虞乃自報冀以虞能報冀晉不能報魏言已弱以示其恥言虞疆以說其心此雖无文理必然也

今

傳遜云虔說固非而疏折之亦未當若果通好曾受其救國之恩則令之假道尤宜用賄以謝其前恩而求後功何由必其无也觀下文云魏為不道侵敝邑之南鄙則鄭三門果是晉地亦當用敝邑字面或遺文尚有謙下豈得直言地名而已故以杜說為定

顧炎武專依服說則每名氏折之曰此兩言自指冀之伐虞觀下文稱侵敝邑南鄙語氣自別杜說未可非况鄭與顛軫皆為虞地可考乎

折衷曰、諸家不得其情、不知辭有假託、而徒依字面、各以意言之、使高文膚淺、不堪見焉、但服說粗得之、言曾冀之伐我、也由虞之顛矜坂、入我晉地、伐我鄭三門也、言自顛矜、以見虞之導冀使伐晉也、冀之既病、則君之故也、其實非虞助晉、假稱其功、以聳動虞也、令魏之伐我、亦保於逆旅也、曰逆旅者、屯兵於虞地、以侵晉、謂非魏地也、不斥言虞假魏道、故曰保於逆旅也、云自顛矜、云逆旅、言虞之導冀魏、以病晉、以微賁而激之、虞畏晉、又得寶、奈何不從焉、邵寶云、逆旅近晉南鄙之客舍也、出則侵、退則保、豈有保於逆旅、而侵人之國者邪、可笑之甚也、孔之折服、則辨誤、端之是也、而其曰鄭三門、果是晉地、亦當用敝邑字面、不得直言地名而已、此大不然

今

邑傳而

也、鄭晉下邑、又承自顛矜之語、不得不直言地名而已也、若云伐敝邑、鄭三門、則甚是拙文、傳安其然、今不斥虞地、而曰逆旅、而魏之侵晉、不一兩足、亦不一處而已、故曰敝邑南鄙也、鄭與南鄙對看、敝邑亦是互文、入自顛矜之入、於晉地也、觀入字、亦唯字、今字、其美自明矣、凡讀古文而不知之、曷得正味、顧氏取服、每名氏云、況鄭與顛矜、皆為虞地、可考乎、按顛矜自是虞地、鄭自杜以下、所在未詳、故杜止曰虞邑耳、此為晉地、每容疑也、其可考者、抑何書也、

容

晉里克荀息師會虞師伐魏滅下陽

杜預云、晉猶主兵、不信虞、

顧炎武云、請先伐魏者、為之導也、晉以師會之、未見晉不信

虞之意解可刪

折衷曰顧說良是此因晉而書杜以不先書虞云然

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

杜預云貂於此始擅貴寵漏洩桓公軍事

折衷曰以漏洩軍事見寵奄官甚迂遠也又漏師二字不可

為漏軍事且始字不穩或始漏亦寺人之名二人師于多魚

也

四年存侯以諸侯之師侵蔡潰遂伐楚

凌稚隆云蔡當楚之衝華夷之門戶也存欲攘楚而不得蔡

每以入其境然蔡為楚所逼招之必不肯至故假蔡姬之故

大合諸侯出其不意以先侵蔡而即伐楚以繼之侵蔡者奇

兵也伐楚者正兵也此桓公之善于用兵也

折衷曰楚屢為凌中國存桓霸諸侯不可不攘之然楚大敵

也桓公甚懼一戰失利則中國之事去矣非万全不敢動焉

故服江黃為掎角之勢而後出軍而尚欲出其不意不使楚

為備而禦我故設蔡姬之事而伐蔡欲近前楚也非蔡人之

不肯至矣其臨楚境尚次于陘不敢輕進至楚服以江黃伐

陳示威而還也林堯叟云存桓霸諸侯攘夷狄尊天子蔡自

北杏一與中國之會而棄我諸姬甘心黨楚故存桓師諸侯

伐楚而先事侵蔡潰蔡者先披楚之黨也宋學迂腐之見往

往如斯曷知時務

君處非海寡人處南海唯是凡馬牛不相及也

北

矣 掎

杜預云、牛馬凡逸、蓋未界之微事、故以取喻、

馬永卿云、註意未明、此乃醜詆之詞、蓋言齊楚相遠、雖馬牛之凡者、猶不相及、今齊人也、而顧入吾地、何也、

傳遜云、杜說固未明、而馬說亦鑿、但言地遠、馬牛猶不相及、今何年而涉吾境乎、

陸佃埤雅云、牛走順風、馬走逆風、牛馬凡逸、往往相及、楚是以云尔、

折衷曰、近來好奇之士、間有主張陸說、此小兒口吻、足言哉、北風、齊牛、楚馬、可相及也、楚牛、齊馬、倍遠矣、南風及此、何必以相及為言、杜專執費誓、為不通之言、傳說甚善、但味唯是字面、則凡馬牛喻相遠也、蓋當時之語、不知其美、言君與我

反

相隔遠、一是如凡馬牛也、不相及、秋風馬牛之詞、

于

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每棣、

林堯叟云、索隱曰、无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為大公受封境、界所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也、是時管仲相齊、子文相楚、正是的對、楚既以涉地、何故為問、則齊不應歷言受封境界、以自狹、豈以征討所至為正、

傳

傳遜云、杜註於傳意皆未明、且周命大公、以征伐之權、豈獨止其國境而已乎、故无棣在遼西孤竹、則四方皆其所命征伐之地之廣、杜云、以存竟、言其盛大、謬矣、故俱革云、而折衷諸說、以僭解於內、

竟

折衷曰、杜意猶有河西穆陵以南之地、故為存封境、不知古

之
声教所及甚狭矣、当时吴楚猶为夷狄、置諸度外、况国初年、故以穆陵为南極、杜以秦漢後疆上視之也、河西是王畿、故不及文也、夫齐南有魯、西有宋衛、况每棣、遙在隔海之北、封境何得至此、今取傳注、

爾貢包茅不入

折衷曰、禹貢曰、荆州包匭菁茅、此蓋匭菁、包茅本二物、今古文尚書孔注亦为二物、杜云、菁茅菁茅、此拗管子菁茅、江准之間、有一茅而三分、母至其本、名之曰菁茅也、然今唯曰包茅、管子此傳、誤讀禹貢而附會也、只茅而足、安求異也、

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问

杜預云、周人諱而不赴、诸侯不知其故、乃问之、

折衷曰、杜说大非、今以顧说註之、

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

杜預云、諸侯之附從、非為己、乃尋先君之好、謙而自廣、因求與楚同好、

林西仲云、杜說上下文不貫、

折衷曰、杜謬、林西仲為齊、夔之先君、是也、

君惠微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

林堯叟云、存嘉惠微求、楚國社稷之福、

朱申云、齊君惠我楚國、肯與同好、則楚國社稷之神、必福齊也、

凌稚隆云、齊君加惠微求、以福我楚國之社稷、

林西仲云、以君之惠、使我得徼社稷之福、折衷曰、林朱稍可也、凌林則遠矣、今改解、其其資糧、扉屨其可也

折衷曰、扉屨履屨、因物異其名、古物不可知、杜云、扉、草屨、无害、於未可也、疏引揚雄方言、或引刘熙叙名、夫方言隨世而變、音義雜說、論之詳矣、乃何以此說古

筮短龜長

折衷曰、杜川十五年韓簡言、澄龜長筮短、非也、實由誤解彼焉、揚慎以為就驪姬一事、辭理有長短、則傳遜云、易之辭理、每短、以折之、然辭有疎密、卜筮相比、較則其辭非无長短也、但觀且其繇曰之語、則非以辭理長短言之、楊說非也、孔疏

較

筮 筮

辨誤、編贊、著德、以為卜筮每長短也、文長不載、傳遜又云、或筮人阿公意、以為吉、又云、記云、卜筮不相襲、卜不吉則止、而公乃復筮、故神不告耳、此其事則有焉、然不闡筮短龜長之事矣、晉民謹按、周禮大卜、敢曰、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數、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又曰、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巫比、四曰巫式、五曰巫目、六曰巫比、七曰巫目、八曰巫比、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又曰、凡國大事、先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又占人敢曰、占人掌占龜、以八筮、占八頌、以八卦、占筮之八故、以眡吉凶、又筮人敢云、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又占夢職云、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今考周官、

筮 筮

立大卜、不立大筮、而大卜職兼三易占筮、又其序列、卜先於易、易又易九筮而已、龜之八命、言三易之占、是龜綜易、洪範亦龜先於筮、凡古人之言卜、重於筮、則其德雖每優劣、而在古、筮次於卜、譬之陰陽、陰其有短乎、而陰陽相配、則陽位于上、陰位于下、龜筮猶知陰陽乎、故曰、筮短龜長、不其然乎、

專

專之渝

專同下

折衷曰、孔疏云、公若專心愛之、公心將改變、非也、專之謂以驪姬為夫人也、夫人室主、故云專之、

與中大夫成謀

朱申云、里克既有中立語、則成其謀者、里克也、事見國語、凌稚隆云、中大夫、謂二五輩、曰註里克、恐非、

折衷曰、中、對外、此司室中之大夫、故姬與之謀也、里克、是外卿、知國事、何以中大夫稱之、且獻公卒、而殺奚齊、卓子者、里克也、今何為姬謀之、中立語、國語杜撰、不足據也、二五輩、或預於謀、然二五非中大夫也、

大子祭于曲沃、至毒而獻之、

杜預云、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惑之、折衷曰、昨以肉為主、杜言酒、而不言肉、故傅氏難之、只是酒肉之爭、抑未也、夫昨肉、雖不毒、而經六日、又敗焉、乃公之惑、非不知毒速敗也、

五年、遂登觀臺、以望

折衷曰、杜注、自朔旦冬至、夕得禮、是因朔旦冬至、遂論歷數、

之所始、非謂為之觀望也、故魯君以下、言其觀望之得禮而己、非限朔旦冬至也、恐讀者惑之、初欲削之、然杜本不誤、且古以冬至為歷始、故存之、

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

折衷曰、自前年之言、即此經之傳也、於是結前年殺大子之事、下遂叙二公子之事、杜不之知、故云、親經必須告乃書、

憂必讐言焉

顧炎武云、讐、應也、如詩言無言不讐之讐、漢書律歷志注、鄭德云、相應為讐、

折衷曰、讐字之解、顧是也、

臣聞至焉用慎

折衷曰、杜槩不得傳意、故改注之、

狐裘尅耳一困三公吾誰適從

杜預云、公與二公子為三、言城不堅、則為公子所訖、為公所讓、堅之、則為固讐、不忠、無以事君、故不知所從、

葛侯
折衷曰、此士為預言、亂將起、故傳承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言之、上云、无戎而城、讐必保焉者、假托之言、而其實公有殺大子及二公子之意、三年之中、亂將起、即固之、无所用之也、故引詩言、固宗子、何城知之、以諷之、而云三年將尋師焉、用慎而害之、此云一困三公者、甲生既為大子、奚齊又欲代之、并公為三公、如狐裘之尅茸、亂兆已成、向來不知吾誰適從、傷之之辭也、傳承之曰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

遺

寇不可翫

以實三年將尋師之言杜及諸家三公為公與二公子此時申生狩在焉安遠之乎以適從為堅城與否要之失大意也

輔車相依

折衷曰此翫狎之意與習異也杜以再導故訓習非也
傳遜云兩類為輔牙根為車亦因其輔載之象而借名之耳非真名也字之奇意在取喻不應復以物之借名為言且與唇齒亦重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又曰每棄爾輔員千爾指車輔相依固詩人所咏與唇齒二物並以取譬不更明乎故即以本字釈之

輻輔

折衷曰高誘呂覽注亦云車牙也輔類也按捕車皆以棄載

擇

之器為本誠知傳言然此非字之奇造言引世俗之言耳何暇取真借且相比取譬以口與車非其類也顧炎武云二句一意乃是諺語良然矣且相依云者謂相特而立也車依而立非捕特車者乃不成喻似杜說是但未知諺語果然否耳今唯因易似捕為口捕存疑以取杜車之為牙車僅見于素問

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

杜預云大伯虞仲皆大王之子不從父命俱譏適吳仲雍支子別封西吳虞公其後也

者

顧炎武云不從有謂大伯不在大王之側也史記述此文曰大伯虞仲大王之子也大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亡去為不從

其義甚明，杜氏誤以不從父命為解，而後儒遂傳合魯頌之文，謂文王有翦商之志，大伯不從，此與秦檜之吾莫須有者，何以異哉。

折衷曰：顧說是也。朱甲之解，有翦商之說。按適吳者，大伯一人耳。虞仲固在周，故封于畿內。傳並奉大伯、虞仲，特云大伯不從，可以見也。其俱適吳，仲雍支子別封西吳，皆杜撰妄說也。已封而吳，則今何在于此？武王若召之，何乃舍大伯之後，必不然也。吾不信焉。

丙之晨龍尾伏辰

折衷曰：下文云，丙子旦，日在尾。旦皆四字為句，此獨三字，是必子字脫文，無疑矣。而林堯叟注本及杜林合註本，凌稚隆

注評測義，馮李驊左繡，皆每子字。近來杜注一本有之，今從而補之。

均服振々

傳遜云：杜云：戎事上下同服。竊謂上下唯同甲冑耳，不論國君將師與士卒，亦異服。故從漢書五行志作均。

五行志註：師古云：均服，黑衣。

吳都賦云：六軍均服。

折衷曰：均，均通。杜誤。均服，只是戎服。顏氏云：黑衣亦誤。

取虢之旂

林堯叟云：司馬公曰：當與詩庭燎旂字，皆叶句。音蒼，勝鞞，故取其旂。

折衷曰、孔疏云、旂者、晉軍旂、是也、此謂未勝、親以前、出軍時之盛裝也、諸家為旂旂、非也、司馬氏說、詳見瑯琊代醉篇、引劉貢父詩話、

○六年不能守盟而行

折衷曰、杜云、非不欲、校力不能守、盟字每解、林叟云、與屈人盟、必不肯已而去、愚按、臨去、與屈人盟、不可單曰盟而已、日守字不穩、故作一句解之、

後出同走罪也

顧炎武云、史記述箕子之言曰、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夕畏晉禍、且及、左氏文簡、非此教語、不明、杜解非、折衷曰、傳云、罪也、是懼罪、而非懼禍及也、史記以意解此、而

傳

誤者也、杜解得之、顧非也、

鄭所以不時城也

興 顧炎武云、解云、鄭以非時、與土功、存桓聲其罪、以告諸侯、夫罪孰大於逃盟者、而更責其非時、與土功、不亦細乎、且上文固曰、以其逃者止之盟、則不煩添此一節矣、折衷曰、顧之破杜、大是也、其解亦得、今取之、

○七年吾知其所由來矣

於 孔穎達云、公初欲下齊、不知何事而來、得說投齊、後更云、吾知其說、齊所由來矣、謂由殺申侯、浼存之事得來矣、林堯叟云、我知其禍之所從來矣、折衷曰、下齊、何須求其由來、且由來之義、不當、正義非也、林

則總不知文意

鄭殺甲侯以說于齊

譜

凌稚隆云、甲侯本由楚而仕鄭、其於鄭之從楚、蓋必與有謀焉、以故鄭伯用濤塗之譖、遂暴其罪、以告齊、此亦理之宜有者、而說者謂、鄭伯但以濤塗譖之之故、本意欲殺甲侯、而姑借之以說于齊、則甲侯蓋嘗忠于齊者、鄭即駕言以殺、適以激齊之怒、爾、何得為說

折衷曰、雖復推謬之言、頗有理、故錄于此

申侯申出也

杜預云、姊妹之子為出

朱申云、申國之女所生

顧炎武云、蓋楚女嫁于申所生

折衷曰、申侯若文王之子、則朱說是也、觀不云知子、云知臣、及有寵于鄭屬、則或自申出、而仕楚者乎、故兩存之、顧說非也、杜出字之解、因尔雅是尔雅謬者

後之人將求多於女

杜預云、以礼美大望責之

折衷曰、此当親求多字、杜徒以礼美言之、非其美

諸侯官受方物

折衷曰、此為管仲誦子華起文、諸家屬上、語氣不接、非傳遜云、趙子常謂、此受所當貢伯主之物、竊謂、此因管仲以德礼為言、而桓修礼于諸侯、豈有已受四方諸侯之貢、而遂

亡天子年，若尔，何以为修礼，命亦不行矣。蓋班所當貢天子之物于諸侯，而諸侯自各以其意自致幣于各，所謂使極其幣而重其礼者也。又引晋悼邢丘之會為比，自當不同。折衷曰：趙說非也。但諸家以官字為諸侯之官臣，本不知官受之義也。

屬諸侯

折衷曰：附屬諸侯於己也。林叟為連屬，凌氏訓令，並非。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其時之謂信。

杜預云：守君命，共時事。

折衷曰：杜因子父不奸之語，屬子華而解，故云然，非也。上云：君以礼与信屬諸侯，此說礼信自當屬存侯也。上云：以終

之下云：姦莫大焉，皆指存侯而言。子華以己不利，故弱國。此子奸父也。聽之而屬鄭，不可謂礼也。守天命，不庶幾於不可得，而共時之宜，是信也。今棄人之不利，徵幸後欲，不可謂信也。違礼信二者，姦之大者也。

會而列姦

折衷曰：杜云：列姦，用子華。孔疏云：桓公列子華於會，是列其身耳。管仲言列姦者，謂將用其姦謀，故杜云：列姦，用子華也。不受子華之請，即是不列姦也。觀下註，則杜意似不然也。果然誤矣。

作而不記非盛德也

杜預云：君奉必書，雖復存史隱諱，亦損盛德。

顧炎武云不記言不可記

折衷曰顧說余始反復讀之疑以杜為是而復詳考之凡作事而不記非盛德事也其不記者以不可記故也乃不記者况言也非言齊而已凌氏亦同顧說

冬鄭伯使諸盟于齊

侯

杜預云以齊使不聽子華故

折衷曰齊侯修德而諸侯益睦從管仲之教也鄭伯自服而請盟若以不聽子華則鄭伯亦淺矣哉

八年復期月

折衷曰復冬籛之復期月一周月中庸可證也杜敷狄註云傳言前年事也此云明期年之言驗此以期月為一周年非

謂

九年使孔賜伯舅非

孔穎達云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天子同姓諸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鄭玄云謂為三公者周禮九命作伯齊桓是九命之伯故以伯舅呼之

呼

折衷曰伯夕叔之伯也拋曲禮則當云叔舅也桓公之故特

卒

稱手孔氏據曲禮以齊侯為九命之伯大謬矣果然齊是公

爵經何以侯稱之且當云牧父舅齊公也此本謬解曲禮也

曲禮其下即云九州之長曰牧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

伯

舅此謂以內外別稱也言王朝五官之長曰伯其同姓稱伯

父異姓稱叔舅外諸侯之國九州之長曰牧其同姓稱叔父

異姓稱叔舅也鄭玄云謂三公者亦指五官之長也孔氏皆

伯

混之

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

級

劉繼莊云孫月峯曰下三句与使孔賜伯舅昨本是一連語以桓公將下拜故挿入是也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昨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每下拜此皆天子之命也周公傳天子之命未畢而桓公遽將下堂就級以拜故周公止之曰且有後命此夾寫法左氏多有之秦漢而後不可多見矣折衷曰左氏夾寫法多則固矣但此未必然桓公奉天子使命与宰孔行礼豈如此遽乎且又曰有後命恐非一連語也加勞賜一級

林西仲云勞知字言桓公年老且有功勞於周室故合進一

級以寵異之

折衷曰勞去声為是不然加字每謂

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无下拜

杜預云天監察不遠威嚴常在顔面之前

折衷曰杜天為上天非也朱申得之

劉繼莊云天威不遠顔句咫尺小白句余敢貪天子之命每下拜句咫尺於言逼迫也又云自有文字以來至于今日從每有稱名之下更加一余字者

折衷曰劉說語不順難從也尚書云予一人釗亦以予字附名何云无乎杜氏割身亦强

恐隕越于下

言

杜預云、拋天王居上、故言恐顛墜于下、
傳遜云、王荊翁云、上即對堂上而言、言我僭越拜於堂上、神
魂不安、必隕墜於堂下矣、愚本仍杜、今味隕墜二字、明為堂
下、復改而從之、

折衷曰、杜說似鑿、古文不知是、今亦從王說、

其在乱乎

在

杜預云、莊存也、微、戒、獻、公、言、晉、將、有、乱、
林堯叟云、在察也、其察禍乱之萌乎、此以齊桓盛極而衰、為
禍乱之萌、微、戒、晉、獻、殺、嬖、立、庶、言、晉、將、有、乱、齊、不、能、救、
凌雅隆云、在乱、謂、齊、不、務、德、因、必、乱、

折衷曰、凌說於文理、德、昭、然、觀、上、不、務、德、以、下、下、君、務、靖、乱、

貼

省

以是藐諸孤

杜預云、其幼賤、与諸子縣絕、

折衷曰、陸說得之、杜非、

荀息有焉

杜預云、有此詩人、重言之、

折衷曰、荀息以言喪身、君子引詩惜之耳、非褒之、又非貶之、
令不及魯、故不書、

杜預云前已發不書例今復重發嫌霸者異於凡諸侯
折衷曰此與諸侯赴告之例本自不同非重發例

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

杜預云夷吾無黨無黨則無讎易出易入以微勸秦孔疏述
其意云秦伯問公子誰恃問公子於晉國之臣倚恃誰為內
主也對言夷吾無黨無讎者由無黨故往前易出無讎故此
時易入言易出易入以微勸秦使納之

折衷曰杜意每讎者出入自易是汎言也孔疏以無黨為往
前易出無讎為今易入非杜意也但杜未得故改

其言多忌克

杜預云僭而賊

折衷曰僭賊與忌克有間也忌克不可直為僭賊此言詩鮮
不為則者謂每好惡忌克之人也

十年夷吾無禮

賈逵云烝於獻公夫人賈君故曰無禮

馬融云申生不自明而死夷吾改葬之章父之過故曰无礼
折衷曰馬說尤迂僻然因國語為此說也杜不為註然由下
註觀之似謂申生以忌克取怨為罪亦迂也蓋惠公雖改葬
不時祭故曰無禮下又曰秦將祀余豈不明白乎申生以晉
畀秦无礼孰甚焉豈祇知三氏所言哉凡鬼神之事恢々不
可以理責之

七輿大夫

折衷曰傳遜以杜說為是而難正引服說然不非之傳明
曰皆里平之黨也為甲生報怨之說穿鑿甚穎達何特取之
十二年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

折衷曰微子之命踏此語曰予嘉乃德曰篤不忘凡尚書曰
訓于々訓曰者多有之左氏亦有焉此之謂即曰而訓于語
辭也晉林堯叟訓篤是也古字通用正義訓正非也

往踐乃職

杜預云不言位而言職者管仲卑而執齊政故欲以職尊之
折衷曰杜解得之但王之尊管仲其功也故以職許上卿也
故云踐乃職以職尊之於義無害似辭有弊故更之

管氏之世祀也宜哉

傳 著

杜預云管仲之後於齊沒不復見傳亦舉其無驗
凌稚隆云管子所著書大都以魚鹽富齊尔然後知管氏所
以每後於齊者左氏謂宣世祀豈以其功德在齊宣世為齊
人所配乎

史記索隱云世本云莊仲山生敬仲夷吾夷吾生武子鳴々
生桓子啓方啓方生成子孺々生莊子盧々生俾子其夷其
夷生襄子武々生景子耐步耐步生微

傳

折衷曰以傳不復見為嗣絕杜凌是何意傳何言其無驗杜
氏何言之謬矣凌氏齊人世祀或有之然此君子以其禮讓
言之非以功也則不然矣雖世本不可信而載其嗣故且取
之證非無嗣也夫管仲仁覆天下豈嘗齊也夫子極稱之曰

宋
如其仁乎、如其仁乎、謂於拖仁天下、孔子則有所不及也、故
又曰、微管仲、我其被髮左衽矣、孟軻何人、輕視管仲、宋儒喜
譏人、祖孟氏而背孔子、後儒宗宋儒、仰之如泰山北斗、故云、
管子以魚鹽富齊、知所以死後於齊矣、夫以魚鹽富國、民被
其沢、即所以夫子稱其仁也、其所為有後者、果何物也、將性
理之說乎、夫性理之於國家、果何用乎、管仲拖仁、而天下免
左衽、宋儒唱性理、而華夏為夷狄、曾不之思、悲矣哉、且管子
之書、後人之偽託、不足病敬仲也、

○ 十三年晉荐饑

折衷曰、爾雅云、穀不熟為饑、仍饑為荐、李巡云、連歲不熟曰
荐、杜此注云、麥禾皆不熟、按饑字从食、蓋謂穀不熟而置之、

民有饑食、不獨不熟也、乃知荐饑、連歲飢、李杜皆因爾雅、尔
雅本不的、當今以李巡注之、

○ 十四年不書其人有闕也

折衷曰、孔穎達闢先儒諸侯有過、貶稱人之說、甚善矣、夫諸
侯可稱人者乎、

○ 鄆季姬未寧

杜預云、未寧不書、而後年書歸鄆、更嫁之文也、明公絕鄆昏、
既來朝而還、

折衷曰、後年之歸、謂還於鄆也、杜泥婦人謂嫁曰歸之文、設
是說、穿鑿甚矣、縱公怒而絕昏、史寧遽以絕記之、莊十二年、
紀叔姬歸于鄆、杜亦為嫁文、叔姬上蒙紀字、如杜說、則紀國

夫人更嫁于鄆季也、何在其守婦道乎、凡婦人再嫁之文、非善稱也、杜誤矣、

貪愛不祥

林堯叟云、貪愛己物、不以分災、甚為不祥、

折衷曰、愛惜己物、可以貪言乎、又惜而不與、不足為不祥、且拖炎恤鄰、百言彼愛、獨言己於文、不順也、蓋彼愛我而拖、不報而獨專利、是貪彼愛也、又不仁、不祥、不義、皆言己、因知親亦主己而言也、

皆專

親射

傳遜云、杜謂惠公舅、疏以晉語、惠公稱射為舅、故杜本之考、晉語韋昭註云、諸侯謂異姓大夫為舅、則通稱耳、前言小戎

子生夷吾、親射既非戎人、非惠公舅可知、

折衷曰、杜良謬矣、但韋昭亦非、異姓大夫對其人、則應稱舅、不可稱之異人前也、因語對慶鄭稱射舅、因語本謬、

是則然矣

林堯叟云、此皆事理之必然矣、

折衷曰、林說漫漶、非文意是者、指不致粟而棄信背鄰也、然者、然患作必斃也、

十五年屬賈君

杜預云、獻公次妃、

折衷曰、莊二十八年、叙諸子之出、始曰、獻公娶于賈、每子則為元妃明矣、杜蓋以申生之母、故以齊姜為正妃也、非、

尺納羣公子

杜預云羣公子武獻之族

傳

傳

折衷曰穆姬友于之情必不及武族蓋皆獻公子今傳重耳之外不見故杜云然鄭莊之子傳但見忽突儀疊而原繁云狁有八人此亦然杜拘泥甚矣

內及解梁城

孔穎達云解梁城則在河北非此河外五城之數也

傳

折衷曰傳曰以河外列城五而解梁云內則在河北故孔云然按曰內及解梁城則非在五城之外者也孔甚泥矣

卜徒父筮之

傳遜云杜云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故拋其所見雜

占而言之非也劉炫以成十六年筮卦遇復云南因驅射其元王中其目則筮法亦用雜占不必皆取易愚謂又按周禮大卜掌三兆三易三夢之法則卜人固兼筮矣

折衷曰周禮大卜卜偃卜徒父等皆掌占兆者重卜故以卜稱也何不知筮而以非周易辭云不能通三易之占杜意一何拙

涉河侯車敗

杜預云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也秦伯不解謂敗在己故詰之

劉炫云侯者五等總名國君大號此云涉河侯車敗是秦伯車敗也又云韓戰之前秦晉未有交兵何得言晉侯車有三

敗、

孔穎達云、秦是伯爵、晉實是侯爵、既云侯車敗、故知是晉侯車敗、又此謂車有敗壞、非兵敗也、劉非也、

顧炎武云、涉河侯車敗、五字、乃事實、非卜人之言也、

折衷曰、此通下三敗必獲晉君、卜徒父總述卦意之詞也、侯車是秦伯之車、劉炫為是、孔疏以秦非侯爵、難列、不知徒父述卦象、言卦有侯車敗之象、而不指其人、則不可曰公、況伯乎、劉固云、侯者五等總名、國君大號是也、總五等曰諸侯、孔豈不知乎、而曲從杜、若非述卦象、雖晉侯不可單言侯、且如杜說、則徒父之對、當云非公、晉侯也、不然而云乃大吉也、分明是秦伯、何容疑焉、皆泥侯字、不晰文聖之所誤也、顧氏以

容

傳者

涉河侯車敗、五字為事實、是亦大謬、此秦未出軍以前、豫筮之、後父述卦象也、何以為事實、上下之文、皆卦象、何遽插入事實、凡傳以爵稱之、未有單稱侯者、果事實、則宜稱秦伯、不宜言侯也、下三敗及韓、乃是事實之言也、

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

夾

折衷曰、秦伯詰之也、秦伯自謂車敗之象、何得吉、故徒父之言未畢、急詰問之、是夾寫之文也、左氏此法多有焉、對曰、乃大吉也、乃字、可見是徒父答辭、言此敗乃是大吉、不唯一敗也、三敗之後、獲晉君、而下引繇辭、斷之、

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

邵宝云、千乘、侯國之車數也、去、猶算法所謂除也、一除則三

百三十三、二除則六百六十六、三除則九百九十九、除之餘、
所剩惟一非君而何、

折衷曰、此繇辭也、千乘諸侯之車、初云侯車、以此知也、三去、
侯車三敗之象、餘猶言後也、邵氏以算法斷之、割去字、為乘
除之除、其說如兒戲、且夫算之除、有其術、今何術以得三百
三十三、六百六十六、九百九十九乎、夫車千乘以三除之、得
三百三十三、三不盡、再除則得一百一十一、一不盡、三除得三十
七、乘零三七零三七不盡、終不得一矣、其六百六十六、九百
九十九者、既三除得三百三十三者、乘之二、而得六百六十
六、以三乘、而得九百九十九、不盡、返、曰為千乘、而不得一乘、
而亦三除三乘返于始、何為用算、若三去、只為三除、則得三

傳

三百三十三不盡而已、而不得一、彼徒知除字、而不知算、可
笑、而顧氏取之、亦不知算也、又邵說三去、是晉侯也、顧氏依
劉炫為秦伯、而取邵、此本不理會得傳文也、

夫狐蠱

傳遜云、上云獲其雄狐、此必頂上文雄狐而言、其義甚明、因
蠱卦名、而下文又云蠱之貞、遂致誤、以雄狐為狐蠱耳、

折衷曰、傳說極是、

三敗及韓

折衷曰、以敗字相承、或此亦為卜者之詞者、非也、三敗、杜預、
林堯叟、朱申、為晉侯車、非也、凌稚隆、陸祭、傳遜、為晉師、尤非、
其意皆謂秦克、不可有車敗之事、何知天意、劉說皆得焉、今

取之此句畢秦事下更叙晉諸儒益以此屬晉而看也非文理

慶鄭言不使

折衷曰杜云惡不孫非也是即其忌克一夫不可狃况國乎

杜預云狃狃也言辟秦則使仗耒

折衷曰狃字何由得仗耒且下文况國乎何以解之林叟凌氏顧氏得之顧說簡明故以註

君之未入寡入懼之

折衷曰入謂入韓地也杜似為入因故下文未定列為列位也秦晉對壘秦伯何言其入因定位乎且曰苟列定矣敢不

國

承命其美明也

梁由靡御韓簡親射為右

未申云使韓簡乘戎車而梁由靡為御

折衷曰戎車公車晉侯乘之以序御右觀之簡是下軍之帥也

御

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

朱申云慶鄭出救惠公反誤認秦師為晉師

林堯叟云慶鄭不知其將獲秦伯呼使救惠公遂誤其師

凌稚隆云鄭誤以秦師為晉師呼令救公遂失秦伯所在於是晉侯反為秦師所獲

折衷曰朱凌二氏失誤之之堯林得之但慶鄭惡惠公既不

救公而去、今何令救之、不欲晉有利、為救公者、以故誤韓簡、使失秦伯也、三家皆非、

反首拔舍

舍止

杜預云、反首、亂頭髮下垂也、拔、草、金、土、壞形毀服、

劉繩莊云、反首、披髮也、舍、行帳也、

折衷曰、反首、杜預其意同、或然、今且從之、拔、杜為草、有跋涉為艸行之說、亦或然、又且從杜、然其實不可知也、凌稚隆云、拔舍、謂拔艸舍止、此似為拔艸而舍止、恐不然、

亦晉之妖夢是踐

杜預云、狐突不寐、而與神言、故謂之妖夢、

折衷曰、不寐而言、非夢也、杜唯以與神言為夢、按以晉昇秦、

生

使以免服衰經逆

既非正也、帝許之、而更之、又許之、其事曠々如夢、故謂之妖夢、蓋此非申生之靈、只是鬼神假申、示晉凶也、

伯

折衷曰、喪有袒免之言、鄭玄以免為服、而續問、杜因云、令行人服此服、迎秦、拍、摎、穆、姬未死、何遽服衰經、以夕、歸之以也、近讀方中履所著古今疑、載程秦之之說曰、記、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服之窮、殺、而至於總、僅為三月、則自此之外、不更有服矣、然而出、四殺五、不可頓知、路人、故屬及五世、而族人有喪、則脫露羊袖、見其內服、是之謂袒、解除吉冠、是之謂免、夕之為言、正是免冠之免、不應別立一冠、名之為免、而讀之如問也、曲、禮、白、冠、免、勞、每、袒、免、且、袒、

族

曰

哀

皆變易其常，故待君子者，以為不恭，而每服者之屬，用以致哀，示与路人異也。經於總有三月，而袒免，每期日也。既每服，又每服日，茅行之始死之時，其斯以為戚矣。歷考禮經，本文止言袒免，更无一語，記其如何為免，則是小功以上，衰經冠杖，實有其制，而袒免，則元每冠服，故亦莫得而記也。周禮垂衰冠之式於門，謂總小功以上，亦每袒免，體式也。使誠有制，如鄭氏所言，則亦不成其為冠也。況袒既不別為之衰，又對冕而言，如當未斂之時，茅使之袒衣免冠者，事情之稱也。自漢以後，莫不師述鄭氏，獨杜佑致疑于此，雖其敘載喪制，即免加絲，借古冕之冕，著以為統，若用鄭矣，而下曰：統制未聞，惟鄭氏云云，則佑固不以為安矣。按禮凡因事及免，必与冠

祖 姑

對喪服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髻，則免之。當正讀為免，明矣。喪而免冠，不惟五世每服用之，雖重如斬，亦當其未斂，未及成服，亦嘗用之，蓋遭喪之始，未辨成服，始仍常時衣冠，在衣則但，在冠則免，以為變常之始，故經紀重喪曰：袒括髮，變也。愠，哀之變也。去飾，去義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賈公彥曰：冠尊，不居肉袒上，必免，故踊，必先祖，祖必先免，斬衰重矣，故免冠，而肉袒，且免之為免，不止始喪然也。喪服小記曰：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又曰：遠喪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又曰：君吊，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凡此三節，皆以冠對免，而皆以免冠為禮，取始死之節，以重之也。葬不報虞，葬而未及郊，若過時而有弔者，

免
自非其君，則皆仍所喪之冠，而不為之免，處之以喪禮之常也。從而推之，知免冠之為始死之節也。喪小記又曰：斬衰括髮以麻，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若知鄭言以免為免，則居母喪者，既括髮以麻，而以布為免，遂常以布，而加諸齊衰之上，則是降斬而存，遽著五世以外，殺死服之冠，豈其理乎？程說如是，其言甚辨矣。然編檢經傳，免者首服，其文明白矣。因推程說，其言昏悖，辨證詳諸哀公二年。

且告

故
杜預云：將以恥辱自殺。
折衷曰：杜不見下文，改為告登臺履新云然。不知下文從何而來，然云且告，則必有其辭，故今取之。

瑕呂飴甥

邑
杜預云：瑕呂飴甥，即呂甥也。蓋姓瑕呂，名飴甥，字子金。顧炎武云：呂氏也。瑕其邑名。如成元年，瑕嘉之瑕，蓋兼食瑕陰二邑，非姓也。
折衷曰：下呂甥、陰飴甥，俱以為一人。杜瑕呂為姓，下有呂甥，則疑也。顧瑕為采地，下有陰飴甥，則疑也。未知孰是。按甥或如錐甥與甥，而非名也。

卜貳圍也

杜預云：貳代也。
折衷曰：卜代圍，不安貼，故以意改之。

衆昏哭

杜預云哀君不還國

折衷曰杜非也聞卻乞之言而悲惠公之意故哭

作爰田

杜預云今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衆

傳遜云陸用國語賈侍中註作易田之法以賞衆又用漢書地理志三歲更耕之說故訓爰為易若此所云則是漢時代田之制何以為損上惠下而使民懷之乎唐氏云讓肥取磽也良是

傳

折衷曰爰田諸家以意解之其制失傳則安可知焉又以前云朝國人而賞之故諸家以爰田為惠民之法夫賞國人者一時權宜之事爰田是永久之制豈為惠民邪必是以衆心

永

服之故作軍賦聚斂之制也與後作州兵相應卻乞云々衆哭即作爰田呂甥云々衆說乃作州兵卻乞呂甥同時之言衆既說服而後作州兵爰田以為征繕之具也而爰田折厲前段為章法也左文此法多矣諸家不思爾

作州兵

杜預云使州長各繕甲兵

折衷曰使州長繕甲兵可曰作州兵乎

士到羊亦每盍女承筐亦每貺也

杜預云離為中女震為長男故稱士女

陸祭云止上六本文之義未及于離當云兑為少女今言離為中女誤矣

折衷曰陸亦未可也易本言上六一爻之義何及兌也
西鄰責言不可償也

杜預云將嫁女於西而遇不吉之卦故知有貴讓之吉不可
報償

折衷曰杜解漫然林說明切故取之

敗于宗邑

杜預云火還害母故敗不出國近在宗邑

折衷曰以上六故曰宗邑杜解迂

姪其從姑

杜預云震為木離為火從木生離為震姪於火為姑

陸繁云杜既云離為火從木生復云於火為姑未詳其義

木

劉用熙云震變為離是姪從姑之象此但取男女為姑姪非
取長次義也

折衷曰杜說憤々且五行生克古何有之劉用熙得之但卦
象非本有姑姪且凡卜筮占將來者也未來之前取男女之
象為如姪而其占的然驗矣是甚可疑不但此也筮嫁女而
及惠公之敗懷公之死雖著知之而人占不及之必是後人
附會而在記載左氏采而錄之耳蘇軾云左氏論易唯南蒯
穆姜之事近正然其不言五行先後世數學家之氣習決非
戰國已下之言在左氏之先而為古易之法必矣

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々而後有滋々而後有數

折衷曰龜象筮數謂龜以象占筮用數也物生以下謂万物

生之次序、言凡物生而後龜知其象、蓍知其數、吉凶定而卜筮示之、而不能變吉凶也。杜云、象數相因而生、大謬矣。又此所云者、物生之次序、而非謂龜象筮數也。又非為龜本筮末也。何乎、龜直象而已、非用數也。筮則數而後生象、故以筮言之、則數本而象末也。杜以此語解筮短龜長、謬矣。

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

傳遜云、杜云、先君敗德、非筮數所生。林云、先君所行、當致喪敗之德、及今言之、可一一數之乎。初讀之、似林說明、然上文不協、且獻公之敗德、唯立驪姬一事、而云不可一一數、稍過矣。故仍杜、但以及字為句、非也。及可數乎、猶云數可及乎、蓋倒字法也。

單

折衷曰、杜註云、占所以知吉凶、不能變吉凶、故先君敗德、非筮數所生。杜言茅是而已、不叙及字、此數字、亦以筮數之數視之、及可數乎、豈非筮數所生之義邪、大非也。孔疏以及屬惠公云、惠公及禍、自由先君之敗德、不由卜筮。如說、則可數乎、數一字、為筮數所生、凡單下數字、皆是天數定數、故為先君敗德之數、及于惠公、則於數字可也。句得為筮數、況復加所生字乎、未知杜意然否。而陸氏叙文、亦及字絕句、故傳氏定為杜義也。傳仍杜、而及字屬下、為倒字、言筮數不可及、皆強說也。又難林說云、與上文不協、亦是傳氏不得上文意也。林說甚允、但及字為及今、非也。及可數乎、言非數量之可及也。傳又云、獻公之敗德、唯立驪姬一事、而云不可一一數、稍

過矣亦不然就立姬一事其敗德不可勝數也

史蘇是占勿從何益

傳文

折衷曰此句傳之本誤是屬轉訛非改勿從作從之則終不通何也此答上文惠公先君若從史蘇之占之辭何以勿從為言諸家皆強詞不通不待辨故不舉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惡焉

杜預云聖人因天地之變自然之妖以感動之知達之主則識先聖之情以自厲中下之主亦信妖祥以不妄神道助教惟此為深

折衷曰甚矣哉後儒之廢鬼神也其不知鬼神所以道之不明也道之不明所以不信左氏也杜意震夷伯之廟是天地

之變自然之妖而非罰展氏也聖人借之使人感初然知達之主不惑於鬼神而測聖人之情以自勉勵中下之主畏鬼神故信妖祥而不妄初然則聖人亦誣人乎

此一役也秦可以霸

服虔云一役者謂韓戰之役孔疏折之云呂甥之言勸秦伯而納晉侯假稱君子之意若納晉君可以更當一役之功欲深勸秦伯若直論韓戰之役於秦未有深利何肯納也

折衷曰一役包括韓戰以下之事服虔固然若止為戰一事亦不可也傳氏亦云本上貳而執之服而舍之而言服說當矣若還惠公一事則不可謂之一役也又此一役也秦可以霸一句讀杜似此一役也為句非也杜因為句故此下解云

言還惠公使諸侯威服復可立一事之功浮而不切孔疏由
從之云劉炫以服義規之雖於理亦通未為殊絕杜之殊絕
於何有之乎

姑樹德焉以待能者

折衷曰朱申凌稚隆皆云以待後之能者伺其弱而取之願
添蛇足似辭少有弊故改解

春秋稽古卷四十四

折衷第十傳五

